

從九-八到七七

從「九一八」到「七七」

目 錄

- 一 從「九一八」到「七七」………(1—34)
- 二 抗戰以來日寇頑降與國民黨反動派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統賬 …(35—86)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日寇多門師團，國民黨對馬占山抗戰不予以接濟。十九日日寇佔領張垣。馬占山通電稱：「內無糧草，外無援軍，」退守副山。」

七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於瑞金，發佈對外宣言。九日又發佈「告全國工人與勞動民眾書」，號召「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特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第二次不抵抗

八日，天津日便衣隊及憲兵暴動。九日炮轟華界。十四日南京政府訓令冀主席王樹常，與日司令香月談判，締結屈辱條件三項，向日道歉，取締反日言論，中國先擋防禦工事。

十四日，國民黨四次代表大會開幕，發表宣言稱：「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盡力避免衝突，加意保護僑民，使無任何不幸事件發生。……望國聯於此次開會時，實行盟約第十五及十六條之規定，迅速予日本之侵畧行動以有效之制裁。」

第三次不抵抗

二十二日，日軍進攻錦州。二十四日，南京政府訓令施肇基謂：「中國政府……忠實信賴國際聯盟，信賴國聯乃吾人唯一之義務。」二十六日又電施令其向國聯提議，劃錦州為「中立區」，請求日軍不再前進，以中國駐軍退關內為交換條件。二十七日，南京外交部正式公佈，劃錦州為「緩衝區」。全國輿論，紛起反對。

所謂攘外必先安內

顧維鈞就外長職，舉行宣誓。蔣介石發表演說謂：『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故今日之對外，

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一不能為功。」

十二月四日，南京政府以全國人民反對，電施堅基取消劃錦州為『中立區』，同時明令張學良『死守』錦州。（按：南京這一命令，不過寫給人民看看而已，錦州戰爭中，南京政府仍是一本不抵抗政策，派東北軍打打，以敷衍國民。二十一年一月三日，日寇終於安然開入錦州）。六日，守錦軍隊代表王達曾對大公報發表談話云：「東北軍在前敵抵抗亦無不可，惟須舉國一致。為國犧牲，原無不可，而餉項彈械，均無接濟，如何作戰？中央僅下令死守，豈欲兵士徒手作戰耶？此次最可痛心者，為受傷兵士均無藥醫，聽其呻吟！」

鎮壓羣衆抗日運動的第一個重要事實

北平、上海、廣州、濟南各地學生赴京請願。十七日聯合向中央黨部請建目的地，軍警齊出，紛向學生衝擊，在中央日報館前，軍警開槍，並以刺刀亂刺學生，死傷遍地，報館門前即陳屍三十餘具，被捕者百餘人。十八日，中央黨部發佈文告謂：學生『越軌行動』，軍警乃『自衛手段』『正當處置』，並派藝術師二旅、六十一師二團及巡警包圍學生住處，拘押學生至下關車站，強迫回校。

十日，國聯行政會通過決議謂：日本在東北有『霸匪權』。又決議組織調查團來華。

十八日，太原國民黨部槍殺請願學生，死數人，傷數十人。

二十一日蔣介石辭去南京政府主席及參謀，孫科任行政院長，林森任國民政府主席。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

一月五日，陳銘樞電促胡汪蔣入京執政，汪蔣一同赴南京，重新

上合。

二十日，上海日浪人縱火焚毀三友寢業社，搗毀北四川路豐商店。

二十四日，日特務機關放火焚燒日公使董光公館，作為進攻上海之藉口。

第四次不抵抗

二十七日，日領事向滬市長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南京政府訓令吳鎮城取消抗日救國團體，封閉「民國日報」，禁止反日言論，並指定於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四十分對日領圓滿答覆。

二十五日，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表示：「日軍倘敢進犯，決予抵抗。」

二十八日下午四時，蔣介石電令十九路軍撤退真茹南翔，上海閘北一帶防務，令憲兵擔任。夜十時，日海軍陸戰隊突向北站、江灣、吳淞等地進攻，十九路軍撤退未及，與日軍接觸，奮起抗戰。

國民政府為躲避「暴力威脅」，遷都洛陽。三十日發表遷洛宣言。

各省將士向南京政府請缨抗日，自願犧牲。三十日，蔣介石通電全國將士謂：勿輕動，「枕戈待命」。

三十日，中國共產黨上海黨部發動全滬日廠工人大罷工，組織上海各界民眾反日救國會，支持抗戰。工人學生參加抗戰。

二月，蔣介石下令中國海軍，勿配合十九路軍作戰。海軍部長陳紹寬密令各艦隊云：「准日海軍司令來函，「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艦亦不攻擊中國軍艦，以維友誼。」等情；凡我艦隊，應守鎮靜！」一日下午十一時，日艦在南京向下關開炮。三日上海日艦炮擊吳淞各地，中國海軍均奉命「不准還擊」。九日

，海軍部次長李世用與日軍司令野村同坐汽車參觀各處戰場。

二日，英、法、美、意、德五國公使照會中日兩國，提議劃上海為國際共管之「中立區」，國民政府表示同意。四日，外交部覆英美各國牒文云：「對於貴國政府所通知之提議，特行接受。」

十五日，汪精衛在徐州紀念週講演謂：中國外交方針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二十六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表示堅決反對「退却」「停戰」。

第二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國民政府扣留國內外人民援助十九路軍捐款，拒絕十九路軍接濟。

三月二日，十九路軍撤退南翔崑山第二道防線。三日發表退兵通電謂：「我全國軍民猶以巢幕游釜為安，罔識閭情禦侮之義。忘同鼠之縷寇，作鄉鄰之閉戶。是誠為仇者所快，而愛者所痛矣！」

三日，滬粵一部份國民黨人對南京妥協政策深表不滿，駐滬一部份中委致電蔣汪云：「日人陸續增援，至窮師數萬，我方……合計不過三四萬人，每戰對敵衆寡懸殊，益以疲勢，上海之危，早在意料！……透電請援，聲嘶力竭，以致為敵所乘。……觀十九路軍通電有：「後援不繼」之語，孰令致之，當局不能不負其責也！」

四日，國聯行政會議決：中日兩國在第三國協助下，商討停戰協定。國民政府派郭泰祺為談判代表。

九日，偽「滿洲國」宣佈成立，溥儀為執政，鄭孝胥任總理。十三日，蔣介石對路透社發表談話謂：「東北成立偽國，完全為日方一手包辦，政府雖痛恨溥儀等甘為傀儡，但如討伐，即難免擴大戰爭，考慮結果，暫不頒討伐令。」

十四日，國聯調查團來華。

法西斯組織復興社成立，自述其成立目的為：「於此內憂外患危急之秋，如欲設法謀國家的統一，奏安內攻外的實效，則政治上獨裁的要求，乃較之任何國家更為迫切。因此，在領袖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了本團體的創立。」

降日『剿共』的政策

四月七日，國民政府召集『國難會議』於洛陽，議決『對日交涉』、『全力剿共』方針。

十二日申報、大公報著論，反對國民政府『對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對於共黨勢在必剿』之國策。

中華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

十五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佈：『對日戰爭宣言』，正式宣佈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衆，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十八日，馬占山、丁超、蘇炳文聯合黑、吉義軍，三路進攻日寇。西安、渭南、北平各地學生，組織抗日團體，遊行示威，搗毀國民黨黨部。二十五日，戴季陶在西安講演。學生包圍戴季陶，並焚燬汽車。二十六日，全市學生進行抗日驅敵運動，軍警槍殺學生。

五月二日，上海各團體聯合會通電全國，反對出賣上海。三日，該會代表四十餘人，痛駁郭泰祺。

第一個賣國協定

五日，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中國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不駐軍隊。反之，日本可以駐兵。

堅決屠殺人民

二十一日，蔣介石就任豫贛湘三省剿共總司令，發表「告將士書」云：「中正行將出發鄂豫皖，率各軍團剿赤匪，信賴總理之威靈，賴民之努力，諸將士之忠誠戮力，必能於最短期間，清除匪患，以安民族。幸而完成此素願，決解甲歸田，表我心跡。然軍人以身許國，不能成功，誓當成仁。苟中正門庭捨命舞場，………則對我全國同胞，惟望始終認定中正所指之光明大道，永不為反動政客作工具。……凡此披肝瀝胆之言，………即將十載之爲將官之訓示也可，爲家大兄弟之詔告也可，即視爲中正遺言之遺囑亦無不可。」

二十三日，軍委會下令十九路軍，立即調閱「剿共」。

六月十八日，國民黨特務刺死民權保際同盟副會長宋慶齡、魯遇、蔡元培等均接到暗殺警告。（按：這一時期上海革命青年抗日份子生命均朝不保夕，被殺被捕者無數）。

十八日，日寇進攻熱河朝陽寺。

二十三日，蔣介石召集「剿匪會議」於廬山，蔣講話云：「這回剿匪的成敗，是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現時匪區是中國的中心區域，………是患此時若不能立即肅清，中國惟有滅亡而已。」議決設「剿共總部」於漢口，推行保甲制、聯座法，組織保安隊，開始四次「圍剿」。

八月，上海反帝同盟大會被特務破壞，到會者均遭捕殺。

帝國主義爲援助南京政府，允停付庚款一年。

對於蘇區施行三光政策

九月，漢口剿共總部下令各「剿共」軍隊云：「匪共產保存田地，始終爲患，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

房屋一律燒燬；（三）匪區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運出匪區之外，難逃者一律燒燬。須用快刀斬亂麻手段，否則剿滅必成徒勞」。於是國民黨軍隊侵入各匪區，所到之處，雞犬不留，盡其所能，殘殺人民，焚燒及掠奪人民財產。

十月二日，國聯調查書發表，提出組織「特殊制度」，國際共管東三省。

五日，汪精衛發表對調查書感想六點：「認為依賴國聯並不錯誤」，「調查團報告書……之觀察，明白公允」。

五日，南京政府議決由外交委員會「精密研究」國聯報告書。二十六日中央社訊：外交委員會討論數次，並徵得蔣介石意見，已訓令國聯中國代表，對報告書原則接受。

六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通電反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指斥其出賣中國以取好日本，並指斥南京政府的接受。

九日，馮玉祥、李烈鈞、柏文蔚等十五人通電全國，指摘關聯報告書之謬誤，並要求「當局於政策有堅決之轉變，放棄不抵抗主義及依賴國聯之謬想，速解人民束縛，切實與人民合作，全國動員，抗暴日而復失地。」

十一月，國民政府與美國成立一千三百萬美麥借款。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公佈：「宣傳品審查標準」，規定：凡宣傳共產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均為「反動」。凡批評國民黨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者，均為「危害中華民國」，「一律禁止」，「以免流毒」。

十二月，國民政府遷回南京。二十二日開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限期召集國民參政會」，（按：這是一張空頭支票，直到抗戰後才召集了一個如意圈定的參政會。）「製憲草」。（按：此案交由立法院起草，費時三年多，草出了一個一黨專政的「五五憲草」。）

四日，義勇軍蘇炳文通電：「我已彈盡援絕，敵竟有增無已……將士死傷過半，實難支持。」率部退入蘇聯國境。

八日，日軍炮擊山海關，熱河形勢緊迫。

十二日，南京政府在全國要求人民壓迫下，與蘇聯恢復邦交。

日寇進圖華北，蔣介石堅持降日「剿共」的政策，賣國者賞，「敢言抗日者，殺勿赦！」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

第五次不抵抗

一月三日，日寇攻陷山海關。

七日，南京政府申請國聯儘速採取有效辦法，制止日軍行動。

九日，義勇軍李杜部以彈盡援絕，退入蘇聯國境。

十一日，南京工人通電全國，要求抗日。

十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宣言：「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

二十六日，日寇以張慶為前驅合騎步炮空軍傾其全力進攻開魯。

二十七日，蔣介石赴贛「剿共」，二十九日在南昌總部訓話謂：「此次剿共之成敗，關係國家之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衛自存之試金石」。

三十日，國民黨南遷北平古物，人民羣起反對，撤運工人罷工，各民眾團體致書南京政府謂：「此時亟應速定方針，……乃救國大計未見，而急急於古物之遷移，偷換盜賣，……動搖人心，……此誠識淺過都之精神，不懂事理之表現！」

三月，熱河湯玉耕勾結日寇，撤退瀋東。四日，日軍一百餘名，進佔承德。

同日，孫殿英在赤峯抗戰。

第六次不抵抗

五日，冷口宋哲元部抗戰，喜峰口、古北口黃杰、關麟徵部將士自動抗戰。（此時平津長城間有中國軍隊三四十師，蔣介石用以監視抗戰部隊，軍隊中有將士自動請求抗敵者，蔣下令云：「敢言抗日者，殺勿赦！」）

六日，蔣介石由瀋轉車北上，九日與宋子文、張學良會議於保定，議決張學良去職，何應欽兼任北平軍委分會委員長職。十二日，何應欽見蔣令其對國內外各部義軍「負責縮編」。

九日，孫殿英絕糧無援，撤退多倫。

十二日，黃杰率部撤退南天門。

二十四日，蔣介石飛平與何應欽商談對日妥協辦法。

二十六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在京會商，決定：「全力剿共」。

二十七日，日本正式宣告退出國聯。二十八日中國政府對日退出國聯發表宣言謂：日本退出後，「在二年內，國聯所加於彼之一切責任及約章，與國聯會議所賦予彼之義務，依然須負擔履行。」

四月三日，日寇進攻瀋東。十四日，何應欽下令放棄瀋東。十七日，全為日軍佔領。

蔣介石說：革命的敵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共。東四省失掉，他不負責任。

四日，蔣介石離京赴贛「剿共」，七日在撫州對中路軍訓話謂：「國民的大敵不在倭寇，而在江西的土匪，所以我雖然到北方去了

，一刻也不會忘記江西的匪患，更不會忘記五二、五九兩師失敗的慘痛（按：此時正係堅主抗日的英勇紅軍粉碎了反革命的四次「圍剿」）……湏知道我們革命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能稱統一的政府之下失掉的，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說，却沒有多大關係。」

二十日，蔣介石又在南昌召集將領證明：必先剿共，徵之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絕對不能言抗日，違者即予最嚴厲處罰。

五月一日，汪精衛在南京中央黨部講「抗日與勦共」謂：抗日必先「勦共」，「如諸葛武侯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蠻。」抗日「只能問盡力與否，至於勝敗利鈍是不能逆料的。」「勦共」則「要有最大決心。」

三日，何應欽下令取消河北境內義勇軍救國軍等名目，不遵命改編者，皆予鎮壓。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反對國民黨出賣華北平津告民衆書』，號召全國人民，『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平津，反對國民黨南京政府和北方軍閥新的賣國』。

二十六日，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成立『抗日同盟軍』於張垣。

第二個賣國協定

二十七日、汪精衛、蔣介石在廬山會議，商討華北停戰問題。二十八日，汪蔣聯名通電：「救國必先勦共」。同時又聯名電馮玉祥，責其「妨害中央統一政令」。三十日，黃郛遵照汪蔣指示，簽訂「停戰協定」於塘沽。（按：此即有名的「塘沽協定」。根據這一協定，中國丟掉領土計四省之多，並把綏東、察北、冀東劃為日寇可以自由出入地區。損失之大，為近百年來一切賣國條約所不及。）

六月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發表「為反對國民黨出賣平津華北宣言」，反對「塘沽協定」，並謂：紅軍會提出三個條件，與一切軍隊停戰抗日，『但是國民黨對中蘇維埃政府這一號召的回答是：對於日寇帝國主義新的投降與出賣，強迫東北抗日的士兵後撤，解除東北義勇軍武裝，壓迫全中國民族一切反日反帝的運動，組織新的力量，向蘇區進攻，增派大批軍機，來轟炸蘇區內的勞苦民衆與和平居民。同時却無恥地造謠說：國民黨不能出兵抗日是……由於中國工農紅軍「障礙抗日戰爭」，說「中國沒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戰」』。

法西斯的恐怖統治

二十日，上海日文「每日新聞」載一長文，透露中國法西斯恐怖云：「法西斯暴力團的橫行——襲擊共產黨，逮捕左翼作家。……這種暴力團的尖刀，不僅向着共產黨員，而且向着反蔣派的政客，……為了達到這種目的，派往以上海為中心的滬寧、滬杭而沿線去的偵探隊鐵血團圍捕班（法西斯的政治警察）總計十組，國員達二百餘人。……法西斯暴力團的兇殺日益上升，演出許多流血的慘案，使得中國人民均抱着極端恐怖情緒。現在上了暴力團黑色名單的人，已有十多名。左聯的重鎮魯迅，身邊危險。茅盾也遭法西斯下了逮捕令，這是確實的消息。」又述及法西斯在文化方面的活動云：「向來以秘密工作為主，努力於養成基本幹部的藍衣社運動，已經半公開的在學界中進行。這一傾向，已由長江一帶波及平津地方，而上海真茹的暨南大學，是就因法西斯活動而極端右傾化，該校校長鄒洪年以下教授劉炳藜、白瑜、孫白齋等已經入黨，本月中旬，以學生騷動為起點，驅逐左傾教授與共產主義學生，法西斯化達於極點。大夏、光華、交通等大學也受這種運動的波及，中國公學的教授樊仲雲等也以擔任文化運動有力黨員而活動發行着機關報「前途」。……蔣介石的藍衣社……聘請

二三十個德國人做法西斯運動的指導者和組織，在南京用德國留學生大事翻譯關係文獻，以分配各黨員。」

宋子文要求國聯幫助與中國技術合作，國聯派拉西曼來華。

七月，抗日同盟軍克康保、寶昌、沽源，十二日收復多倫。

國民黨設立廬山軍官訓練團，十八日舉行開學典禮，該團聘請以賽克特為首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及大批意美軍事教官，專門講授「勵共、翻法，蔣介石親往任教，灌輸法西斯主義、不抵抗主義與反共思想。

第三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八月，蔣介石電令馮炳勳為察省「勵共司令」，率部入察，以十三師兵力包圍抗日同盟軍。九日，何應欽電馮玉祥，令其赴平。十四日馮被迫去總司令職。方振武、吉鴻昌聲明繼續抗日。

國民黨逮捕上海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參加者八十餘人，送往南京監獄，多被屠戮。

九月七日，抗日同盟軍進抵懷柔，何應欽派殷同與日代表商議共同「圍勸」同盟軍。二十日，方、吉軍入灤東，日軍在北，閻麟徵、黃杰、萬福麟在東、西、南，四面圍擊同盟軍，方、吉部以彈盡糧絕，且受日空軍慘烈轟炸，宣告失敗。

第四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月十四日，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黃郛、殷同、李澤一與日方商議共同在灤東「勸共」，（按即消滅中國抗日的武裝力量）鎮壓人民抗日運動。東北義勇軍鄧文、李忠義部被何應欽收編解散。義勇軍馮占海部彈盡糧絕，擬退入關內，何應欽拒絕馮部開入長城線，使其在關外便於日寇消滅。

賣國交涉一中日直接談判

蔣、汪令黃郛、何應欽與日代表岡村在北平秘密談判，中外各報傳出中國承認與偽溝通軍、通郵、通商、禁止一切抗日運動，日寇尤以借款及軍火供給國民黨作「剿共」與鎮壓抗日義勇軍之用。

國民黨集中一百餘萬兵力，二百架飛機，舉行五次「圍剿」。

十一月九日，國民黨特務暗殺吉鴻昌同志於天津國民飯店，吉受傷未死，蔣介石又乃通過帝國主義在天津法租界醫院，逮捕了他，並立即解至北平憲兵司令部，嚴刑拷打。二十四日，北平軍分會奉蔣介石令，槍決吉鴻昌同志。

二十日，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二十一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簽訂「抗日停戰協定」四條。

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為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發表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堅決反對國民黨的賣國交涉，反對國民黨出賣民族利益的任何協定！」

二十三日，汪精衛對監察院各委員否認與日進行談判，又謂：「即有交涉，亦不喪權不辱國。」

上海華藝影片公司、神州國光社、光華書店、良友圖書公司等均被特務搗毀，各影戲院、書店、報館均接到恐嚇信。

蔣介石派陳儀赴日，又派李擇一與日駐華軍交涉，請求協助鎮壓福建抗日運動。

第五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二月十一日，日艦四艘泊馬江，威脅十九路軍，日寇台灣浪人及漢奸大肆活動，二十八日佔領廈門，中央軍大舉自閩贛間進攻，與十九路軍戰於潤州、泉州一帶。二十五日中國海軍封鎖福建海口，蔣介石派空軍大舉轟炸福州。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

出賣華南的開始

一月十三日，中央軍佔福州，二十六日佔泉州，抗日人民政府失敗，十九路軍餘部被改編為東路勦匪第六軍，二十九日派陳儀為閩省主席。（按自親日份子陳儀主閩後，日寇進攻華南的計劃便積極的進行起來，蔣介石為報日寇協助鎮壓十九路軍之恩，曾命陳儀與日方簽訂了幾個秘密協定，此等出賣華南的條約，外間不得而知。據三五年大美晚報稱：「廈門因條約關係，不能駐兵。」廈門劃為非武裝區，即此種密約之一。）

二月，蔣介石在南昌行營講『新生活運動要義』，發起新生活運動，鼓吹封建道德，企圖用『禮、義、廉、恥』作為幌子，欺騙人民。並：國民黨中央黨部禁止二百四十九種文藝書籍發行，一切優秀進步作品悉包括在內。

三月，上海三十萬市民送抗日烈士潘洪生出殯大示威。

四月，黃郛、汪精衛赴贛。十一日，蔣、汪、黃南昌會議，討論中日直接談判事，及對日外交原則。

十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併吞中國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建立反帝統一戰線，「一切真正願意反對帝國主義的不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都聯合起來，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一致與日作戰！」並提出反帝統一戰線綱領七條，主要為：堅決反對國民黨整頓的出賣投降政策，反對『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用軍器庫及全國武裝來武裝民眾。全國民眾起來為保衛中國領土與獨立進行民族革命戰爭！

十七日，日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發表獨佔中國之『四一三』聲明。

十九日，南京政府對天羽聲明發表聲明謂：「中國……從無欲中傷他國之意，更無擾亂東亞和平之念。」

二十日，宋慶齡、蔣湘伯、何香凝、李杜等公佈：「中華人民對日有事抗戰宣言」，號召全民族一致抗擊日本代表選出的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各地人民歡迎響應。

毛澤東同蔣介石在長沙談話，指出：此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佔全中國的最明確的表示」，聲明「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代表工農兵團衆與王八軍紅軍，堅決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犯佔中國的企圖！」

五月十四日，殷汝耕、殷同、尚鍾根據四月十一日書，汪、黃會議原則，與日代表丸山有禮達成協議，贊成華北興奮「滿」於六月一日通草。（按：此舉為國民黨實際承認「滿洲國」。）

十七日，北平學生公祭革命先烈李大釗同志。黃作耀署名譴責追究逮捕者甚多。（在一九三四年以來幾月之間，北平有數千青年被捕，精殺於北平獄中者五百餘人，餘均送往南京監禁。）

東北民眾成立「東北抗日救國總會」及「東北人民革命軍」，提出抗日、救國、討賊三綱目號，積極進行對日抗戰鬥爭。

六月九日，南京政府公佈「圖書雜誌審查辦法」，規定一切出版物付印前須經審查委會審查刪改。

蔣介石的「三日亡國論」和奴隸婢膝伎 謀外變之針之提出

七月，由於軍官紛紛要求抗日，蔣介石乃在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機密外傳與復興問題」。這個演說，因怕日本知道，直到抗戰爆發以後才公開發表。在這個演說中，蔣介石說：中國境內「到處有敵人」，日寇「只要三、四個機會，真是只要三天之內，就完全可以把我們中國趕到西藏去住下，就是我們中國。」並謂：「中國在此情形下真有一點希望，沒有一點幫助，……不僅是我們在臨時添置武器，還頗已來不及，……就是從現在起，大家同心一致，在這一方面來將

力，三十年還是不够。到那時候，說我們想靠物質的力量可以戰勝日本，那還是等於做夢！何況現在日本人決不許我們有一個機會準備國防，……就是日本人儘量讓我們來設備國防，我們的人力和財力那裏能趕得上。」所以「如果日本人一天不失敗，我們中國的國防一天建立不起來，……我們民族亦一天不能保存。」高唱毫無民族自信心的「三日亡國論」，在這種極端恐日病的心理下，蔣介石認為中國如要抗日，只有依靠外國的援助，他說：「他（日本）雖把全中國佔領了，如果太平洋問題沒有解決，全中國是佔領不了的。」所以蔣介石主張依靠外力來抗日，他告誡部下要「等待時機」，又說：「我可以自信，如有六十萬以上真正的革命軍隊，能够絕對服從我的命令，指揮統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敗倭寇。」「現在的中國，是世界各國的公共殖民地。因此，日本現在要將中國改造成一個國家所獨有的殖民地，想要同世界各國來決戰，如果日本不能和世界各國來決戰，他就掌握不了東亞霸權，也就解決不了太平洋問題，……也就不能併吞我們中國。」這所謂「高明的策略」就是奴顏婢膝，依靠外援，這與信賴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力量，相信抗戰必勝的中國共產黨與愛國人士的主張，是有根本不同的！

十五日，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革命軍委會發表「北上抗日宣言」謂：「中華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決不能坐視中華民族的淪陷於日本帝國主義，決不能讓全中國為國民黨漢奸賣國賊所拍賣乾淨，決不能容許全中國廣大勞苦民眾為日本帝國主義整批的屠殺與蹂躪，以及東北義勇軍的孤軍奮鬥，故即在同國民黨匪軍的優勢兵力殘酷決戰的緊急關頭（按此時正是英勇紅軍在抗擊反革命的五次「圍剿」），蘇維埃政府及工農紅軍不辭一切艱難，以最大決心，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這紅軍七、十兩軍團為北上先遣隊，以方志敏、鄧澤洲同志為正副司令，由贛轉閩北。蔣介石派大軍堵截。

第六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月，紅軍北上先遣隊抵浦城，過安徽，蔣介石以重兵四面包圍，鄒淮洲同志壯烈戰死，鄒終尚高呼：「爲抗日救國奮鬥到底！」

十六日夜，江西紅軍主力西行轉道北征抗日。

清華教授馮友蘭及談劍秋師印象在北平被捕。

十一月十三日，申報主筆史量才在滬杭公路爲國民黨特務暗殺。
（按：申報在九一八後曾迭次駁斥蔣汪羣不抵抗政策）

十二月十日，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開幕，發表宣言云：「攘外必先安內，雪恥端在自強，救亡圖存之工作，當以充實國力，修明政治爲先務」。

華北危急，國民黨大唱「中日親善」、
「經濟提攜」，對於高張的救亡運動
則實行殘酷的鎮壓。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

一月二日，日外相廣田在六十七屆議會發表「中日親善」「經濟提攜」演說，三十日，日使有吉見蔣介石，說明廣田演說意義。

四日，日寇和東軍首腦在大連會議，十八日發表聲明書，聲稱將「討伐」熱省內中國駐軍，大批日偽軍雲集熱察邊境，並進攻獨石口、豐滿子，察東形勢緊張。

第七次不抵抗

十九日，黃郛到南京，與蔣介石、汪精衛商討華北政局，商議：

日寇進攻察東係「地方事件」，就地解決。二十一日派秦德純、岳開先與日代表交涉。

紅軍抗日北上先遣隊在皖東懷玉山築七倍以上之國民黨軍隊包圍，二十四日方志敏同志被俘。（此後押往南昌，七月志敏同志慷慨就義。）

所謂「中日經濟提攜」

二月一日，蔣介石對「中日親善」發表談話云：「此次日本政府外相在其國會演說對我國之演辭，吾人認為亦具誠意，吾國朝野對此當有深刻之認識，務以堂堂正正之態度，與理智道義之指示，制裁一時衝動，及反常行爲，以示信誼。」

第三個賣國協定

二日，秦德純等與日代表在大連會議，訂入瀋口約，規定察東各地，中國不得駐兵，劃定非武裝區。

十三日，南京政府下令「取締排日」。十四日蔣介石與新聞記者談：「中日會提攜之必要」，「中國人民不但要排日之行為與思想，且亦應排日之必要。……中日經濟提攜，應先從改善兩國之間之現狀，並恢復其正常關係做起。」

十六日，日本財務省，就對華經濟提攜原則六項允對中國在上海設立二萬萬元借款，誘使中國上鉤。

二十二日，汪精衛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外交方針謂：「讀了這次陳田外相的演說，認為和我們素來的精神是大致吻合的……我們願以滿腔的誠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當的步調，來解決中日間的一切糾紛，務使……互相排擠互相妨害之言論行動一天天消除。」

二十二日，南京派王寵惠赴日交換「親善」意見。

各地報紙反對「中日提攜」：申報十八日社論云：「國民黨應警悟……中國只有在經濟上採用自力回生政策，外交上採用民族利益至上主義。」

四月一日，蔣介石在長編對記者談話：「欲挽救全國民族危急，解除全體民衆的痛苦，須有一個……民經濟建設運動。」各地組織「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

二十二日，美英經濟考察團來華。

五月八日，莫特蒙德、羅斯來華，談商中國加入英磅集團。

十七日，南京東京同時發表中日公使晉升大使。

第八次不擡牌

二十九日，駐華北日軍武官藉由中國政府援助義勇軍孫永勤部，向北平軍分會提出苛刻要求，駐津日軍分赴省公署及北洋大學示威。三十日，南京政府電令何子欽與日方談判，「妥善辦理」。

六月一日，河北省府被日人壓迫，遷往保定。六日南京政府允日寇要求，撤冀省府及天津行政長官職。

第四個賣國協定

四日，華北日軍司令梅津與何子欽談判，九日祕密簽訂「何梅協定」。

中國在冀察主權大部喪失。十日，依照「何梅協定」中央軍撤出河北，東北軍調陝剿共。

十四日，代表士肥原藉由張北中央軍隊拘留日本特務人員，向察省府要脅，並威脅機飛平平威。七月，南京政府允日人要求，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職。

壓迫羣衆抗日運動的第二件重要事實

七日，日領事以「新生」週刊二卷十五期刊載「開話皇帝」一文，向上海市府及南京政府提嚴正抗議，要求「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向日謝罪」，「派親日作家檢查圖書」，「禁止侮辱」「滿洲國」，「處新生作者編者徒刑」等。南京政府一一允諾，訓令上海市府向日道歉，撤換公安局長，取消圖書審查委員會，封閉新生週刊。

十日，國民政府下「敦睦友邦令」，「凡以文學圖書或演說為反日宣傳者，處以妨害邦交罪」。」領壓一切抗日運動。

七月新生主編杜重遠被捕，十日判決處徒刑一年二月。七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聯名通令：「此次新生記事確有不對之處。核屬妨害邦交，以後國民須尊敬皇家之尊嚴，嚴禁同類之記事，違者嚴懲不貸」。

蔣介石授意丁文江在大公報上發表「舊俄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一文，曲解布勒斯特和約，主張：日寇要我華北，便連華中給他，退到雲貴去「復興」民族。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號召停止內戰，「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東北人民革命同盟軍及各地反日義勇軍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二十四日，日駐華北軍總司令多田對記者發表談話謂：「華北當局應消除華北之一切排日排滿行動」，否則「日方或採用武力以處理之。」日寇在華北晉冀各地組設特務機關，太原、歸化、寧夏等處設置軍事委員會。

日走私貨物源源運華

九月十日，蔣介石發表「中日關係的回轉」一文謂：「中日兩國無論自那一方面看，都應該提携協力，以圖亞細亞的繁榮。」「中國外

交政策的基本結局，可以「和平」兩字盡之，……在東亞和平的大理想之下，考慮日本的利益，作相當的妥協讓步，不一定不可能。」

二十五日，日華北駐屯軍司令多田駿發表「我帝國對支的基本觀念」小冊子，公開宣言吞滅全中國。

二十日，英國派李滋羅斯來華，幫助中國幣制改革。

十月六日，南京政府派吳鼎昌率領經濟考察團赴日。十七日，日本經濟考察團抵北平。

二十二日，河北香河日寇指使漢奸暴動，佔據縣城。

二十二日，吳鼎昌在日商討成立中日貿易協會。

二十五日，日駐華海軍武官在台灣開會，討論對華南方針。

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六中全會在南京開幕，汪精衛遇刺受傷。

一日，北平軍分會下令取締一切抗日團體。

五日，天津學生向國民黨六中全會要求開放言論、集會自由，禁止非法捕殺青年。清華等十校通電云：「冀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復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九一八事變，三日失地萬里，吾民豈不知負責者誰？特以外患當前，不願與政府較處，然政府則利用此種心理，藉口劃一國策，熬煎逼迫，無所不至！昔可以「赤化」為口實，今復可以「妨礙邦交」為罪名！而吾民則一舉一動，均有犯罪之機會矣！……北大學生組織反帝國主義座談會，清華學生組織現代座談會，此約法所許之權利，而政府則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國二十三年焚燬書籍，竟達千餘種以上！……焚書坑儒之現象，不圖復見於今日！」各地輿論呼籲救亡。

四日，南京政府公佈「幣制改革」和「白銀國有」令，又公佈緊急陸令，以中、中、交三行鈔票爲法幣，禁用現金。

七日，閩東軍特務長王紀原抵津，策動宋哲元聯合華北五省脫離南京政府。

十二日，國民黨五全大會開幕，蔣介石講「對外關係」謂：「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

十三日，中共中央發表「爲日本侵略者擴張華北及心力在資華北出賣中國宣言」，指出了以蔣介石爲頭的國民政府，雖然不以爲耻的答應了日本的要求，輕輕地整個華北送給中國出賣了！這是空前的出賣！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二十八日，蘇聯政府與工農紅軍軍委會互發佈「抗日懲讐宣言」，再一次號召一切願意抗日者團結起來，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並提出十人綱領。

二十五日，殷汝耕成立「防共自治政府」。

二十六日，南京政府下令撤北平軍分會，又令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任委員。

十二月七日，國民黨一中全會五次大會推選張學良為外長。

鎮壓羣衆抗暴運動的第三件重要事件

九日北平學生抗議冀東漢奸政府成立，反對所謂防共自治，要求停止內戰，舉行示威，途中爲宋哲元部襲擊，水鶴皮門本民館刺所下，死女生一人，傷五百餘人，捕捉學生無算，宋哲元更下逐急令，全城戒嚴，加派大刀隊把守學校門口，不准學生出入，大搜學校，逮捕學生領袖（北大六人，東大十二人），強迫學生復課。十六日北平學生二萬餘，市民數萬人舉行更大規模示威，宋哲元動員全城軍警，加派武裝軍隊南關堵壓，令下令對學生可以自由行動。示威隊伍行至二區警署時，軍隊施行開槍，刀槍交加，羣衆傷亡甚大。二十二至二十七日，上海禁止學生遊行開會。

十八日，上海各界救國會宣言成立。二十七日，民教、職業界救國會、工教、國難教育社成立。

日寇齊逼關外、占特有勢，謂「起自自治運動」。三日的成立大會，各自治委員會以林振成、黃志鵬等為委員，華南議奸組織即時設立。

十九日，陳儀暨廈門市長王固馨與通仙鑑至台慶，出席首屆樹立台灣四十年大典。（陳等在台灣一日入到華開通會會館談，蔣介石以其談判有力，不久王固馨即調升南京警衛長）。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瓦窑会议），討論了民族統一戰線，抗日聯軍及國防政府問題，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

一月一日，蔣介石在中央廣播電台發聲「圖固自裁救國之道」；大意謂：全國人民若能團結一致抗敵，中國尚有希望。

四日福建政府出賣寧海鐵路，日人，李道濟行凶共事，據報稱：事前均得蔣介石准許，實行謀殺。二十七日，日人在閩州各地煽動所謂「農民自清軍」。

五月，蔣介石令天津各學陝放假，強迫學生歸校。十五日，蔣介石在鄭州召見各校代表，教訓學生云：「除最優良國之外，更須守紀律，負責任，勿受人挑撥和諭」。二十八日，蔣介石訓令教育部嚴禁學生活動。

十一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言，主張「停止一切內戰」，「對敵經濟絕交」，「釋放一切政治犯」等十二項。

十三日，廣州學生反日遊行，國民黨指示流氓擊斃學生一人，傷者逾百。

二十一日，日外相廣川在東京演說對華三原則：（一）中國政府一切排日運動；（二）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滿」共同防共。二十六日，南京外交界表示：「我方對廣川三原則堅持要遵

受，但亦不拒絕。」

二十五日，紅軍將領致書東北軍全體將士，希望共同協商聯合抗日。

二月四日，南京政府發行「復興」「統一」兩公債共十八萬萬元。

七日起，上海天津各日人紗廠中國工人紛紛罷工。

第七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七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實現抗日，遣軍渡河東征」宣言。二十三日蔣介石令洛陽、徐州、浦口等國防要地重兵共三十萬入晉，堵截紅軍東上抗日，又下令東北軍西北軍進擾紅軍後方。

鎮壓羣衆抗日運動第四件重要事實

二十日，國民政府頒佈「維持公安緊急治罪法」，明文規定軍警有槍殺抗日羣衆、逮捕救國份子、解散救亡團體、封閉救亡言論之「合法」行為。

二十一日，蔣介石、何應欽、王世杰電平津當局謂：學生運動為「共黨暗中指縱」，令飭鎮壓。平津當局奉命後，分派大批密探赴各校院秘密調查，分頭逮捕，計先後被捕者達一〇九人。同日日寇關東軍亦電令北平日領署幫助調查學生運動。二十四日，日寇警務主任走訪北平市長秦德純和公安局長陳希文，商談「肅清北平共產黨」。

二十七日，中國駐日參事丁沼毅奉南京政府命令，正式向日本提議，在南京召開中日談判會議，「促進中日提携」。

三月八日，冀察政委會外委陳中孚與多田商談「防共」問題，決定派井九軍得力部隊在冀察晉交界地拖險駐防，防堵紅軍東上抗日。

中日談判

六日，日本新任大使有田抵南京，十六日至十九日與張羣透開談判，共討論十一小時。十九日雙方共同發表公告云：「雙方見解雖未能全部一致，但有裨於彼此意思之疏通」。

二十二日，日寇族使德王以察北蒙旗為根據地，成立偽蒙古自治軍政府。

八日，濟南警察包圍山東大學，捕學生多人。二十四日還復且大學救國會七人被捕。三十一日北平學生示威，反對日人在華增兵，還捕學生三十餘人。

五月五日，中國人民紅軍發佈「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上以蔣介石派大軍阻攔我出去路，倘與之決戰，必為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隊伍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

五日，國民政府公佈《謂憲法草案》。

六日，冀察政務委員會與日訂立「華北防共協定」。（按：此協定係秘密的，據英日通訊社透露有如此內容：中央軍不得開入冀察兩省，關於「剿共」軍事，應請日軍協助，日軍駐紮華北鐵路沿線，華北中國軍隊聘請日人為軍事及政治顧問。）

五、六兩日，日寇走私貨物運京，總數達三千噸。十三日，海關報告華北走私稅收損失統計，九個月來達二千五百餘萬元。

國民黨派陳光甫出使美國，十八日訂「中美白銀協定」。

華北日軍大量增兵，日本公然改天津駐屯軍為華北駐屯軍，作為侵略華北最高機關。二十四日，新增日軍均改照戰時編制，古北口等處築炮台，平漢、津浦、北甯、平綏各路駐重兵。

日寇要求南京政府修訂「中日防共協定」。二十五日張羣在外交部總長通電表達聲明：「共匪之侵擾，日本常引為關心之事」，「中國政府處於任何形勢之下，決不須依賴與共政策」，「現在大部份共匪已告肅清」。請求日本「稍假時日，必可完全消滅，並望日本共同努力，確保東亞之和平」。

全國人民反對日本增兵，二十八日，天津學生並舉行示威。

三十一日，全國各界救國會成立於上海，發表宣言，通過：「抗日救國初步政綱」。

六月二日，兩廣當局標榜「抗日救國」。四日，西南將領發電響應，請蔣允其出兵。八日，進兵湘南。

三十一日，日軍由榆關、營口、通州集中北平。日艦抵塘沽，繼續增兵。

七月一日，保定漢奸五百餘人請願「自治」。

第八次對抗日武裝發動的破壞

十日，國民黨二中全會開於南京，十三日蔣介石講演謂：「我們解決外交問題，先要解決內政問題。自從九一八以來，中央一貫的方針就是：『安內攘外』四個字。……我們要有堅韌網紀，維持統一的決心和勇氣，負起責來，弭亂定變，決不能因外患之嚴重，而放棄平定內亂之工作。決不可顧慮外患之壓迫，就聽少數人破壞紀律，自由行動。……正唯有外敵之壓迫，中央更不得不先澈底肅清內亂」。（按：這些話係為兩廣事變而發，當時蔣介石對於兩廣力主武力對付，南京與兩廣戰爭，已箭在弦上，幸賴全國人民反對，輿論一致要求和平，兩廣事件，始和平解決。）同時蔣介石「對最後關頭」有所解釋謂：「最後關頭」即「最低限度」，中央對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又聲明這半年來，外交的形勢並未達到和平絕望的時期，「與其說是和平絕望，反不如說這半年來較之以前形勢還有一線希望」。

●我敢說，最近外交途徑並未達到最後關頭。」

十五日，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

十六日，毛澤東同志向美國記者斯諾談話，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提出了爭取有利的各項方針，指出中國勝勝並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要有三個條件：「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毛澤東同志並預言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並說明：「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決抗戰到底，不答許日本佔據中國的寸土。」

八月七日，偽蒙遼寧省（奉遼吉瀋）巡護員袁。十六日察北偽軍犯綏。十日日軍踏抵冀北，屢東形勢緊急。

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致謝國民黨，建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提出國共各派代表談判，以實現國共合作。

二十七日，成都民衆反對日在密謀，譴責日人兩名。

九月三日，廣東北海發生日偽中野被殺事件。十九日，漢口日營吉岡被擊殲命。

十三日，川越到南京，與張學良談判。川越堅持廣田三原則，又提出四項具體要求。談判並無結果。

十六日，國民政府頒布「總禦令」。

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防衛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威脅上，為了保障抗日民族的普遍發動與敵底勝利上，「宣佈積極幫助民主共和運動」。

十八日，上海民衆紀念九一八遊行，國民黨派軍警鎮壓，民衆受傷被捕者甚多。

二十三日，上海日本水兵中山秀雄遭槍斃。

十月七日，川越見面會有，將謂：「中日一致，採取總結和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完全原則，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誼空氣中，從長商討。」

十九、二十、二十六日，張羣與川越繼續談判，以日方要求苛刻，仍無結果。

貫澈內職方針

二十二日，蔣介石由京返陝赴剿共上，二十九日對記者發表談話謂：「共產黨不以民族利益為本位，不論其標榜若何」，「政府決貫澈剿亂方針」。又以西北東北軍將士多傾向抗日，調遣湘支寧中央軍入陝，監視張楊行動。

二十五日，華北日軍大演習。

二十六日，紅軍將領致書蔣介石及西北各將領謂：「國勢垂危，不容再有冀豆之爭」，希望蔣介石「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一致抗日。

十一月，日偽軍再犯綏，傅作義率部抗戰。十三日，日偽轟炸平地泉。二十四日，中國軍隊克百靈廟，全國聲援綏遠抗戰。

鎮壓羣衆抗日運動的第五件重要事實

十三日，中英成立十萬鎊信用借款。

二十三日，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被捕。

十二月一日，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致書蔣介石謂：「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此實全國全民族之唯一出路也」。

三日，日海軍在青島登陸，佔領國民黨市黨部。

強迫東北、西北軍進行內戰

四日，蔣介石赴西安，對張楊表示：「無論如何，此時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以相當的處置」。十日，蔣在西安省蒞部向東北、西北軍訓話謂：「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日本是離我們很遠，如果遠近不分，便是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

九日，西安學生舉行一二九週年紀念遊行，蔣介石令軍警開槍鎮壓。

西安事變

十二日西安事變，張楊扣留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實行抗日。十三日，發佈通電，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全國領袖；（四）總赦一切政治犯；（五）開展民衆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進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十六日，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學良，何應欽任「討伐軍總司令」，中央軍佔領華縣。

十七日，日關東軍發表聲明，要求國民政府實行「反共防共」。同日，日外相得見許世英，表示南京若與張楊妥協，則日政府將不能坐視。二十日，川越會見張羣，聲明張楊所提條件，與日本根本方針不合。二十一日，日寇嗾使察北偽軍發停戰通令，願與南京合作「反共」。

親日派竭力煽動內戰，電召汪精衛回國，以便共同進行親日反共倒蔣陰謀。二十二日，汪自意大利熱那亞啓程歸國。

十四日，紅軍在華盛頓大會，聯合蘇聯決策，對蔣強制之主張，存「聯合宣言」。十九日中共中央通電：「舉起召集和平會議，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發出呼聲。」

二十四日，蔣到南京，與日條件，迫使內戰再發生。次日被釋，由張學良等陪同向敵人示弱。二十六日到達南京，蔣即背信扣留張學良。

蔣反覆變換，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停止內戰，但仍未放棄其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六年）

一月三日，蔣再逼紅集中蘇聯再犯級，並簽定有接觸。

六日，劉少奇中親日份子挑撥內戰，下令中央軍進攻西安。十七日，赤手空拳，造成轟炸。

八日，中共中央「總號召和平停止內戰」啟佈文電，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抗日派……以『抗聯』為名，挑撥內戰」之陰謀。

二月二日，蘇聯派代表轉交對抗日之王明報告。

十日，中共中央在蘇聯莫斯科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一）停止一切反共，集中精力，一致對外；（二）開創暫時聯合統治之局面，爭取一個政治局；（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的代表會議，集結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倘國民黨能確定此種政策，中共又提出四項行動方案：（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抗蘇聯及政府之武裝暴動；（二）允許改用蘇聯名稱，建立蘇聯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蘇聯政府及蘇聯委員會之指揮；（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定期普選，選舉人民代表；（四）停止沒收地主財產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共同指領。」

十五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開幕，宋慶齡等十三人提「恢復中山先

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二十一日，通過「根據赤鵠案」，對中共指責不表抗絕。

三月十四日，毛當見玉井的經濟考察團抵達。十六日，見玉見蔣介石，蔣在歡迎會上對毛說：「總理上為東方文化的特點」，希望兩國「為東方文化來努力」（缺五十字）。

一日上海出版之「文學月刊」、「江河戰」、「讀書生活」等十三種刊物，因長篇小說《紅樓夢》被列兩百部，將所有存書悉行焚燬。

四月三日，毛到南京出席「民主運動大會」。至國各級組織據我國會領袖後援會，民族抗敵大會及抗敵前線。

七日，毛到上海拜見王明，王說：「本黨應當調和中日戰爭，對佐藤外相演說，要他錄得！」現在毛已將此句與其正化了。

十五日毛抵北平，會談北平聯合會。十四日，與察派考察團（張自忠等）見面。

十五日，中共中央「反日的民族運動進行」，號召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實現對日的民主統一。

五月三日，中央委員會常委擴大會議上，毛作《東南報告》「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下略）指出：「新民主主義時期內矛盾在目前的發展情況下，是主要的，是基本的問題，提出爭取民主準備抗戰。」

四日，毛到北平見蔣，毛說：「我們要建立聖潔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打敗亡青年人，破壞學生運動。」

七月六日：毛到北平見蔣，毛說：「我們要打敗日本侵略中國。八日，孔與美外長共同簽署宣言，中國、英荷兩國簽定。」

七七抗戰

八日晨一時，中日軍隊在宛平縣南溝橋附近發生衝突，九日南京外交部與日商火標兵，日軍未撤。十日，大批日軍增調前線。十二日

2日軍強佔天津車站。二十六日，日軍佔廊坊，七月間宋哲元提最後通牒。二十七日，宋氏拒絕日方要求，北平四郊發生激戰，平津相隨陷落。

八日，中共中央及中國紅軍通電：「保衛平津，保衛華北，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十三日，延安全市共產黨員及革命機關工作人員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等號召：「每個共產黨員與抗日革命者，應迅速地完成一切必備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

十六日，美國務卿赫爾發表宣言，反對日本武力侵華。

十九日，蔣介石漢口廬山談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的，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國共兩黨代表各三人（國民黨以蔣介石、張沖、邵力子為代表，共產黨以周恩來、博古、林伯渠為代表）在廬山談話，蔣介石允許公佈承認陝甘寧邊區。

二十九日，汪精衛在南京廣播「最後訓頌」，宣傳民族失敗論調。

（全文完）

抗戰時期中國民衆 以反擴安局事件推動的 爭議

解放日報

六年多以來，國民黨反對蔣經國的政策下，進行反蔣安撫投降的花樣和手法是很多的。首先其實際上使用的言論來勢：有曲解中外歷史，例如「證明了」「最是深謀，降是後計」，把奸為「忠士」，屬忠為「奸士」的一種；有譖言挑撥，暗中偷偷地帶出投降來的，這又是一種；有口頭呵責的，假裝逼迫就服的組織，宣傳甚密「國際獨立」和「萬國人民心願」，把所謂逼迫的說得無聊；或是相反，故意強調日本的罪惡，說日本小島政治是發音節了，「這是日本官房唯一正式計劃」，說他們是中國必須要投降或不勝投降的目的，這又是一種。謂如此類，不可勝列。在反蔣安撫的爭議中，最有勢力的一派就是所謂「三民領」，能說服的大概是一八以來一切失地的明確以北，所以才「積極的抗日」，「力盡用急」，「圖廢除的生效」，「英美」的出現了，或「我們的民族以前就曉得等優美的詞句以便以「自己與諸君所努力而欲達成者」，則隨時發生屈辱事件。其次，在安撫投降派的成長，起着重要作用的，有暗中頑伏在抗日陣營作各種陰謀活動的，有不倫不類的，其間也有點主導，以通過德意向敵人招的求和派，有直接的親敵派的。而行動力中最厲害最險惡的一種是：實際上是反「三民領」，並非打著民族旗號，心裏想的，手裏做的，甚至口頭說的都是扶正壓逆主義，但每個意識着民主的帽

子，以便欺騙更多的人員。真正的外交關係是德意日韓，外表上却打着聯合國盟友之一的招牌，並且竟致有人自捧為聯合國四大領袖之一。事實上是在調兵遣將，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然而表面上却粉飾着「聯共抗日」的假面具，以擋取盟國的軍火，迷惑國內外的視聽與麻痺國內外的警覺。最近一年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高級將領的大批接敵，吳逆開先的倒渝活動，反共內戰的積極準備活動，花樣翻新，愈出愈奇，抗戰前途極堪憂慮！茲僅就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敵投降及協活動的不完全的材料，發表於此，希望全國同胞加以嚴重的注意：

一 「七七」事變至汪逆發表 號龍主和

這一時期是國民黨抗戰的高張，但即在此抗戰的最勝期，國民黨對內部大漢奸汪逆精衛等始終畀予重任，且仍不時對日宣戰，並整編時對日進行和議，以期結束戰爭。同時國民黨雖進行抗戰，而反共反人民的老政策仍未放棄，各地民眾救亡運動與過度民黨當局的嚴厲的統制，特務機關並乘機實現大規模的所謂「紅旗政策」與內奸政策，以破壞共產黨與救亡運動。蔣介石在廬山會議時，提出要求抗戰期間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對共產黨宣言通過不肯發表。對福建紅軍游擊隊何鳴部借口集中改編，加以消滅。對陝甘寧邊區始終不實現承認的諾言，並組織四十八股政治土匪，自邊境進攻邊區。八路軍參謀宣俠父同志在西安被暗殺。

(一) 抗戰開始時呂憲與汪蔣的外交詞令比較：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變爆發時，衛立煌近衛內閣高叫：「不擴大主義」與「局部解決」的原則。七月十四日，汪逆兩度發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張。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蘆溝橋事件報告中亦謂：「……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釐事的解決。」「我國國策為求自存與共存，始終堅護和平。」

(二) 南京失守前，德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和議

日寇向蔣提出第一次和議條件。

十月，據英國標準晚報指出外交上之可靠消息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漢口作為交涉地點，內容凡六條：一、內蒙獨立；二、華北自治；三、上海佔領作為日本疆界；四、山海關到安南沿海的捕魚權；五、中國退出國聯；六、中國不得設空軍。

親日派一次醞釀投降

十一月十三日，「解放」二十三期時評：「反對漢奸的和平運動」稱：「……日本帝國主義在利用一些老練漢奸在上海活動，散佈『和平』空氣，勾引政府內部的一些親日份子，曹汝霖、王克敏、

陳覺生、李恩浩、梁鴻志、吳光新這一派漢奸，現在均雲集上海滄州飯店、哈同花園，忙得不休。而政府內的某些親日派官吏，亦秘密往來於上海，與這些漢奸接洽談判。據可靠消息：李恩浩在滬活動，曾與翁文灝有所接洽，吳耀昌在滬曾與一日本外交員秘密談判，王曉籜會與日紗業某某總經理中日競爭，王克純、陳隱生及一日外交員會與中國財政界某要人接洽，南京政府內部據說移就便人在通與銀行界會晤，圖謀和平運動。李恩浩最近有一封電報南京政府某要人轉云：「上海事件如有任何誤解之處，願即允為以釋之。」他同時對中日關係提出下列意見：「（一）實行承認滿洲國；（二）上海恢復八一三以前現狀；（三）維持中華民國；（四）共同防共；（五）華北中日雙方均不駐兵；（六）「經濟往來。」這兩日本的六個條件（見前）只有詞句上的差異，實際上是如出一轍。漢奸們正在奉共主子的命令，勾引中國的親日派，進行滅亡中國的勾當。」

兩德曼提出的議和條件：

十二月，南京危急，二日，德駐華大使海德曼見蔣，調停中日和議。據甘介侯致國民參政會電：德大使第一次調停之條件為：（一）承認滿、內蒙獨立；（二）擴大何梅協定，規定華北之不駐兵區域；（三）擴大淞滬停戰協定，非武裝區以擴延至華中中國保安隊；（四）中日經濟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繼續反日運動。德大使第二次調停之條件為：（一）中國政府應地主縣共政策及反日反滿政策，並與國民共同反共；（二）在寧夏區域內設立非武裝區，並成立特種機構；（三）日滿中德結善鄰經濟合作之虛定；（四）中國對日本之必要之賠償。六日，國方最高會議在漢口中央銀行開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徐良才長報告德人後此行動，並令其速將該後，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作「是一場夢」一文，將

此次會議記錄發表。發表之後，吳敬摩為文斥汪道「沈醉國家謀害」。但對於會議內容，並未詳記。以下會議記錄及吳文摘錄發表於左：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

時間：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黃肇光。

主席：汪副主席，秘書長張羣，秘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起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號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會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要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為：（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歸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為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的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維新政權之成立，應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確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遼吉開港，仍應繼續；（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大用越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舊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徐謨自稱）一下同，仍於三十七日偕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上與陶大使私談，陶大使謂：中國對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日的抗戰勝利，（戰時德國本有幾次好機會可以講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講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德大

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之條件並不苛刻。
●十二月二日抵京。

蔣介石一次動搖

本人先見到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談而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高級将领一商。下午四時又去，至該處已有劉斐、白健生、唐孟濤、徐次威（郵電部司、公報局、唐生智、徐永昌——新晉）。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有無任何務，本人報告說，各人詢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軍的條件？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附加條件；如欲行商討，應請蔣委員長先問孟濤的意見，並表示答。當時蔣委員長說：只就如此條件，那麼為何不仗乎本人的；即此，我軍是完全同意條件的。蔣委員長又問次威有何意見，徐次威說：我軍亦同，請問孟濤，頗答可以答應。時間已過，請回。蔣委員長送別示：

（一）德國之調停不能拒絕，並請採取的小算見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列席聽。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談，與不滿意劉斐長、白健生所持者相同，僅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則將來將有更甚之條件出現於你我如此。蔣委員長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我軍一指一揮，全軍敗退。但對德是好友，德如此用力調停，因為指點他們，所以才說：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蔣委員長請德大使報告德國政府：（一）關於我軍與日談判事，從未有過半刻停者，就是說德國須征調停人到此；（二）華北行政首領之總接頭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滿，可再商討，以爲此條件乃是裏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

例。蔣委員長又謂：在如今如此緊急中，無法再擇日，不如即刻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陶大使說：蔣委員長所言甚對，所以時代會轉達，如德國調停中調停，而日本亦願停戰，可以立即停戰。先將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答應先行停戰，並告作宣傳，以為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到再談。在談判中，陶大使表示以為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東洋，日本人說的都是假話。但項條件並非真的挑戰書。陶大使在船中想：「日本說的都是假話，「今後未有回復。此後發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吳子暉：「到上海才懂得一個機會的價值」

（摘要）

汪道涵率員一行到了上海，並在南京召開了秘密會議。他們研究了對汪精衛的行動，商討了對日抗戰的問題。他們一致認為，汪精衛是主導者，不是他一人能決定的。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是：「要繼續爭取事變密，得定期制訂，不能太遲，以免失機。」他們還商討了軍事地位，以渡過难关，此時的敵人已經進逼上海，軍事地位極為重要，有嚴守秘密之必要。現在的軍事地位，就是指上海的軍事地位，對於他宣告他的點頭。但這只是軍事方面的，政治上，他還沒有完全站稳，個人衛不敢借此宣傳，也難以在軍事上發揮作用。對於上海的軍事地位，並不高興批評他個人的活動。以至「軍事地位」一事，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任，破壞抗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欲的宣傳作用。

「七七」至南京失守，從「軍事地位」到「降級門」的變遷：

南京失守以前，「汪」（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日本政府公報）下了「尋求與國聯合作，聯合抗敵」的通牒。一月二日，「汪」（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下了「國際和平路線的行動」（《中央社》一月二日）的通牒。一月三日（《解放一九三六年四月》）佈聞：只有在敵軍逼迫時，才能停止抗戰。一月二

十九日他在南京演講時對「最後關頭」裏說得很清楚，他說：「中國為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民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質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抑就只有做傀儡了。」又八月七日在南京「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中，他又說：「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苦的在於：不說老實話。」他解釋所謂老實話道：「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是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歸不已，打歸不已，終於打出一個山亡而存的局面來。」至於所謂「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那就是德意日路線的外交方針，他說：「三·一八宣言裡有：『循着國際和平之路』以前進」的一句話，這句話顯示我們今日的外交方針。」照汪精衛的解釋：「這就是和平路線，九月公約的調停也是和平路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是和平路線，聯共英美法是和平路線，而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而國民黨機關刊物「民意」一卷四期發表三七年底谷正綱所寫「循着國際和平之路以前進」一文亦稱：「『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單打抗戰之際，與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之各國加意聯絡，期待其更進一步對於中國予以援助，對日本予以制裁，同時對於和日本訂立協定（援朝反共協定）之德意也加意聯絡，期待其能維持中國向來之友誼，……這在中國定為當然之事。……」又「民意」創刊號（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陶濤亞所寫：「戰始能和難和必戰」一文，與汪道涵的報中華日報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論所持之「戰中求和和亦必戰」論點是同調的再版。陶濤亞說：「目前我們的抗戰雖然在猛烈的進行着，但是這種戰事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要和敵人拚命，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絕講和，只是必須客觀環境構成了和的條件，我們才能夠停戰講和。……。」

(四)南京失守後，敵誘降與重演 「三國還遂」的故事，以制止中 日戰爭的建議。

一九三八年

一月十六日，敵酋近衛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威逼與誘降並施。二十二日，敵外相廣田讐稱：「日本對華並無領土野心，也不要華北脫離中國，日本希望中國認清現勢，重新合作。」（註：南京已於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失陷，三八年一月十日駐日大使許世英始返國。）

日寇一打一拉

五月二十六日，宇垣一成任敵外相，取消了不承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宣言。

六月十八日，偽滿洲政府與偽維持政府相繼成立後，發出勸蔣投降的通電。二十二日，文匯報社論提出「一個建議」，由英、美、法、蘇等各國來舉行「和平」會議，以制止中日戰爭，「重演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以「重造遠東均勢」。茲將該建議理由要點原文摘錄如下：

第一、無論從財政上、軍事上去觀察，現階段的日本，已到了無力拒絕外國干涉中日戰爭的地步，……所以此時列強如能出來制止日本的侵界暴行，自必事半功倍，俄、德、法三國要求日本返還遼東半島的故事，是不難重演於今日的。第二、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後的遠東均勢，是英美的合力所維持的。一九三一年日本破壞了遠東均勢，並變本加厲侵略中國，目無國際條約，實由於英美對遠東問題的步

調未能趨於一致，現在如果要重造遠東局勢，更非依靠英美的合作不可。畢特門說：「惟有英美的聯合艦隊向日本發言，才有權威，才能生效。」第三、英、美、法、蘇諸國如不於此時出來制止日本侵略中國暴行，使遠東早日恢復和平，那末遠東戰爭不獨要延長下去，列強的在遠東利益，盡入日本的魔掌，一擡頭去，便是遠東戰爭，必有一天擴大為世界大戰，反為人類空滅的浩劫。最後，我們並不希望英、美、法、蘇成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因為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同時也不希望英、美、法、蘇諸國出來作和平調停，促進日本終止侵畧暴行，因為這也不是容易辦到的事情。而我們所期望的就是：要求英、美、法、蘇諸國邀請全世界的代表和各國家，召開邊界和平大會，商討終止遠東戰爭的具體的辦法，而使遠東恢復秩序和平與秩序。

（五）廣州武漢失守後，汪精衛通敵有據，最高當局不予處分。

七月二十二日，汪精衛公開在中外各報發表談話，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和平調停。

日寇提出二次戰和條件

八月，張高峯事變時，外傳日本向中國提出五條件，據五日香港通訊稱：「日蘇邊境糾紛日烈，有成為大規模戰爭可能時，中日和平空氣，今日（八月五日）又盛傳於青浦。上午「字林西報」首傳日本向中國求和五條件。下午各報均刊載五條件是：（一）日本退出佔領區，但中國也不得駐兵；（二）承認滿洲國；（三）虹口、閩北、江濱，租給日本，定期九十九年；（四）賠償此次戰爭損失；（五）共同防共。

十月二十一日，廣州淪陷，這時候據聞軍事機關搜獲汪精衛通敵

的談話。（按：汪逆此時期間時對海通社路透社記者發表了「和平之門未關」的談話）二十五日，武漢失守。

十一月三日，緊接着武漢、廣州淪陷，蔣政府再度發表聲明，宣稱：「國民政府如據某時目前的政策，更改變構造，出來參加『東亞新秩序』之建設時，不予以拒絕。」而在南京軍事會議中（按：該會議於二十五日閉幕）有人提及授意主導會議通過該議事，但最高當局暗示就是汪果有此事，也要經共產黨才可處分。

（六）武漢失守後的「遠東慕尼黑」危險 與所謂「恢復七七以前狀態」 的主和論者

日寇再拉

十二月三日，敵酋近衛宣稱：「中日衝突可有解決之望，只待美石將軍向國民政府辭職，而參加行將成立之中國新中央政府」云云。（編者按：十二月初，敵少壯軍人主張改變目標，停止反蔣，把目標縮小到「反共」，如若能「反共」，日本不僅不「反蔣」，且可「擁蔣」，「歡迎蔣返南京」。）五日，胡適大使奉蔣命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謂：「中國自廣州、漢口陷落後，曾向日本作非正式及間接之和議建議，但因日方所提條件在中國萬難接受，故決繼續抗戰」。十八日汪逆夫婦及隨從一人，董陶希望、傅斯年等投敵，離諭飛滇。二十一日汪逆夫婦，曾仲鳴、周璇、陶希望、傅斯年等抵河內。（註）

近衛聲明日本與「新中國」關係三原則

二十二日，近衛發表聲明，提出謂：「日本與「新中國」關係之基本原則：（1）「滿洲國」與中國完全外交關係之成立；（2）中日反共公約之續結；（3）在「平等」基礎上，中日經濟合作。關於中日反

共公約，日本要求在本約有効期間駐兵於各指定之地點；至於經濟合作，允許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有居住與營業之自由，尤其在華北與內蒙地域，其資源之利用與開發上，實極給日本以便利。二十四日，中央社華北組合東道認指出：武漢失陷後，日本強勢和平，英國有動中國之心可能，美國將支持英國之主張。（按：武漢失守前，自六月所謂「三國通電」的建議起，一直到此時和以後，不僅報密誘降國內投降派求和，同時英美動和，企圖實現「東方慕尼黑」的危機，仍有加無已。這時某些政界名人，公開響應英美反動派的建議：「重開一太平洋會議，邀請蘇聯和德國參加」。「成立調解委員會」，調解中日戰爭。）二十六日，蔣介石發表斥近衛聲明。二十九日，汪逆發表投敵電，贊同近衛聲明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携三原則」。

陶百川主張的議和條件

三十日國民黨機關刊物「血路」四十四期，陶百川公開發表恢復「七七」以前狀態，放棄東四省為條件的「議和」主張稱：「我們以為日本如確有誠意與中國能講和平，應立即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即：（一）日本應盡撤「七七」後佔領區域內的陸海空軍，而由中國軍隊回歸駐防；（二）日本應盡撤其南北大小的傀儡組織（讀者注意：作者此處南北大小傀儡組織並不包括「七七」前冀察政務委員會、冀東偽政權在內，滿洲偽政權更不必言）。而由中國政府自由行使其職權」。

國民黨降官題名錄

註：國民黨中央委員軍政要人隨汪逆先後投敵者，根據不完全統計，共有：副總裁行政院長汪精衛（偽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軍委會委員長、中政會委員）中央委員宣傳部長周佛海（偽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中政會委員兼秘書長），監委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偽外交部長、中政委員），中委陳公博（偽立法院長、上海市長、軍委會委員）。

員、中政委員)、中委內政部次長陳翠(偽內政部長、中政委員)、監委陳壁君(偽中政委員)、候補中委穆斌(偽軍委會委員、中政委員、立法委員副院長)、候補監委薄潤(偽政府委員)、候補中委何世楨(偽中執委)、候補中委、政院秘書長曾仲鳴(已死)、龐炳勳、吳開先、陶希望(詳後)、候補監委陳中孚(偽中監委)、監委恩克巴圖(偽中監委)、候補中委陳孚木(偽中委)、監委顧鋼琛(偽中政委、監察院副院長)、監委、監察院副院長許崇智(不明)、候補中委李輔林(不明)、法制專門委員會委員梅思平(偽中政委員、實業部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湯良總(偽中央監委、宣傳部政務次長)、外交委員會委員李復五(偽中委、教育部長)、財政專門委員會委員陳君慧(偽中政委員、建設部長)、國府秘書、軍委調統局第三處長丁獸村(偽中政委員、社會福利部長)、國府立法委員林柏生(偽中政委、宣傳部長)、陝西教育廳長周學昌(南京市市長)、鐵道部財務司長陳耀祖(偽廣東省長、四屆中政委)、鐵道部參事趙尊嶽(偽中政委、鐵道部次長)、天津市教育局長焦整(偽中政委、考選委員會委員長)、綏遠財廳廳長薛體仁(前偽山西省長)、曾連任決、甘省主席劉郁芬(偽總參謀長、已死)、軍委會常委陳春圃(偽中政委、中組部部長)、武漢警衛司令葉蓬(偽陸軍部部長)、軍委會委員鮑文樾(偽中政委、參謀總長)、國府參事、交通部統政司長蔡培(偽駐日大使)、上海特別市黨部書記長蔡洪田(偽中委)、蘇州反省院院長劉雲(偽中監委)駐美大使顧惠慶(不詳、肅報已公佈授職)、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接替後駐港、現不詳)、第二集團軍總指揮鄭大章(偽軍部次長、軍事參議院副院長)、陸軍中將駐日大使館武官蕭叔通(偽軍事參議院院長、軍委會委員)、調統室科長李士翠(偽中政委、江蘇省長、軍委調統部部長)。

二 從桂道被殺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

這一段期間，中國內政的變遷是這樣過去，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精衛為首，把中國的經濟分割出去，投降了日寇。汪逆高呼反共，而其同黨在軍事上也採取反共，當時連國民黨當局表面打着抗戰旗幟，但其實已經倒向日寇，而暗地裏有兩條平行反共及準備投降的路子：一條是蔣介石的路子，另一條是汪逆的路子。在蔣的路子上，自從蔣介石在南京就任後，就開始了近衛聲明之後，就這樣地一再地反共，到了一九四一年，發着一面面喊：「反攻」「應付事」，跟着一再地反對「蘇聯」「蘇聯」「蘇聯」，「共黨問題要徹底解決」，「反共」「反蘇聯」，「反蘇聯」「反蘇聯」、「渝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渝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渝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渝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渝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對共產黨打、罵、捉、殺、燒、燬、搗、逼。蔣大老爺要找些所謂正派員及進步青年之事，時行搜捕。不論是「反共」，或是「渝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所製造的所謂搶米事件？尤甚於「反蘇聯」，「反蘇聯」。在蔣總理極端地反蘇聯抗戰日益消極，反共也更徹底，而到了蔣的八路軍新四軍後面「收復失地」，張蔣譖、蔣委、蔣的命令，張蔣譖、蔣的命令之在山東，張蔣冰之在山西，不見得不是蔣的命令。在蔣的命令裡亦發生淳化、拘是事變與關東事變，而這些都是蔣的命令。一九四一年初，國民黨配合敵偽襲擊，而蔣的命令是：「所以，而生曉得承認。計曉得承認以後，國民黨從此在山西的北邊，在冀北、在晉冀、在皖南、湖北、皖北、山東等地點，這些事變都是蔣的命令，而且強加壓迫、嚴打報丁，撕毀報紙，封諭一天一夜不能上街，為不許刊發。對大後方的共產黨組織，則「挑撥離間」，並以此挑撥進行所謂「自首運動」，以實現其「消滅」各地共產黨的方針。國民黨政府政治上日益倒退，這一時期重慶與華僑的句話「保一唱一和」，都是以反共為中心。顯然可以看出敵偽不斷以反共和日軍停止進攻以及變「反蔣」為「擁蔣」的條件，而蔣介石實際却在這照辦反共事宜。

一 汪逆投敵後，重慶國民黨禁止擴大 反汪與遠東慕尼黑危機的發展。

一九三九年

一月四日，蔣近衛內閣辭職。五日，平沼內閣成立。十四日，國民黨刊物《血路》四十五期和《自由公報》發表對正擴大反汪運動的怪論稱：『這些人是乘機擴大反汪運動，來打擊中國國民黨的一部份最忠實、最勇敢的同志，……某些人的陰謀，已經中央警覺和禁止了』。

日寇三拉

十七日，平沼演說稱：『……國民政府方面若有明眼人士，要與帝國合作，而成為更生新中國之基石，則將歡迎之，共同從事「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當句，蔣介石在國民黨五中全會說明抗戰到底為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狀態。

蔣介石二次動搖

二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稱：中國官員昨對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問題應由列強以壓力逼迫中日兩國解決之，並建議『維持中國領土之完整，中國尊重日本在華之既約權利』，並說：『討共問題，將成為一爭議，此一爭議事件，至今未獲妥善之解決方法』』。（註：十一日，上海《申報》社論，對于中國官員談話上評稱：『今天中國之所以繼續抗戰，而不能達成遠東慕尼黑前途，完全是為了『討共問題』無法解決，如其沒有共產黨，中國早可接受日本的條件，而『媾和』了。』）十六日導報社論續稱：『本月九日路透社重慶電所述『中國官員』的談話，我們曾於十一日社論中指出，說這類話

的人是「汪精衛的替身」，「汪精衛的鬼魂附在那幾位所謂『官員』的身上作祟」，果然，日本及漢奸拿着這段消息與高采烈的說：中國政府要和日本政府講和了。汪精衛的壞蛋更欣然相告說：「汪先生的建議，事實已為政府所接受，不過汪先生認為不妨直接談判，而在重慶的官員則主張在國際會議中談判而已」！」十日，敵軍侵入海南島，以答覆英法強硬的照會，（編者按：一九〇七年三月，法政府與中國政府交換公文，聲明中國不以海南島任何部份割讓第三國，同年法日政府在巴黎簽訂條約，雙方互允，尊重中國中國獨立與完整，…此次日寇悍然不顧英法的諒解，而侵入海南島，據十三、十四兩日導報社論認為：「日本政府識透了張伯倫、達拉第的忍受屈辱的本質，雖然英法都對日提出了強硬的照會，但用強硬的行動來答覆他們一定會軟下去的，在歐洲對西班牙問題如此，在遠東對中國問題也可以在侵畧者的暴力壓迫下犧牲中國。」

「日寇雖口頭聲明絕不參加解決中日問題的國際會議，然關於這種會議的接洽，確實在暗地進行，日本之迄今未答覆美英法的照會，主要原因即在此。因此，日軍在此時之進攻海南島，自更含有在將來可能的國際會議造成既成事實的作用。……路透社九日重慶電所傳『中國官員』告知該社記者「遠東國際會議」「斡旋」中日戰爭之說，從這消息裏可以看出兩個意義：第一、中國的「官員」中還藏有汪精衛的替身；第二、國際的慕尼黑投降主義者確實還在積極設法在遠東再造一個慕尼黑協定。」二十日，高宗武卿汪命至東京與平沼接洽「汪平沼協定」內容。

二 汪平沼協定以後，重慶報紙批評 當局姑息養奸。

四月一日，汪逆所寫「舉一例」在南華日報發表，公佈國防最高

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記錄中徐次長關慶德大使見將調停和議的報告，（見前）並謂：「中央心裏想和而口裏不敢言和，彼則心口如一，乃為國家民族着想。」

c. 汪平沼協定內容：

五日大公報及路透社重慶電訊，揭露汪平沼協定內容，大意是勸日寇速在中央軍未就緒前，猛力進攻，至遲須於五六月間攻佔西安，以截斷中蘇交通；攻佔南甯，以截斷安南廣西交通；攻佔南昌、長沙，截斷贛湘路；進佔襄、樊、宜昌，以控制湖南四川咽喉。他認為為顛覆國民政府計，由襄陽出漢中之線，及由南昌、常德經貴陽入川之線，敵須置重兵，以定行中央突破。

汪逆對蔣一打

他說在敵軍達成上項任務後，自任策動倒蔣反共戰爭，右發動二十師以上兵力之把握。為達到上述兩項任務，日本應每月給汪活動費三百萬元。高宗武携此條件至東京與平沼屢次接洽，敵已先後兩次付款各二百萬元，並議定汪出任傀儡之先決條件九項。大公報同日社評並謂：「汪逆懿電，為中央只予除籍撤職的處分，並未發動國法。（按：汪逆於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出走，二十九日發出懿電，三九年元旦只予以除籍撤職處分以後，遲至同年六月八日，因國內民衆團體海外僑胞紛請懲汪，國府電明令通緝。（對於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遙法外，繼續進行其大陰謀，實為「姑息養奸」，過於優容。」

少

卡爾勸和

此外，四月間英大使卡爾曾山遞到渝，當時輿論均謂與勸中國當局與日寇議和有關。

三 反共磨擦聲中，國民黨反動派的 「曲線救國」論

國民黨反動派在進行反共磨擦當中，經常與敵人取得聯繫，實行所謂「走曲線」辦法。而在此時期應以張蔭梧作代表，張蔭梧親手主持的聯敵反共的磨擦事件，較大者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博野事件，其時冀中激戰方劇，張密電所部，對博野軍區司令呂正操部進襲，後又在安國龐各莊活埋共產黨員宋振桓、何焜山、張振安、何福林等。此後不久，於三九年四月又越過滹沱河，向冀中的八路軍進攻。同年六月二十一日並演深縣慘案。此外，張蔭梧在三九年四月還秘密制定了所謂「對偽抗日軍（指八路軍）之策署方案」，配合日寇共同來夾擊八路軍。同時在這前後不久，他公開提出了「曲線救國」論。這種所謂「曲線救國」辦法，不僅在他的部下流行着，如他所部韓祝光給某部信裏寫道：「刻本旅以受環境逼迫，本人於今日率領一部暫住大資鄉，已與吳團中取得聯絡，祈貴部於可能範圍內與敝部密切聯繫，並祈與石頭莊皇協軍李副旅長、劉團長亦取得相當連絡。刻吳團長已電致該部，勿令發生誤會。……」同時他還以「曲線救國」為汪精衛及其他漢奸辯護（張蔭梧替汪精衛辯護道：汪精衛不是漢奸，而是「曲線救國」）。張蔭梧同樣也用「曲線救國」論替華北著名的漢奸柴恩波辯護了一番，例如張蔭梧在他呈請委員長的一通電文裏，曾經這樣說：「柴恩波……為保存實力及施行曲線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為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敵，實際仍為本黨作抗建工作，候時機成熟，定率部反正，與日寇以重大打擊也。……」張蔭梧在併呈軍政部何應欽的一通電文中，同樣為柴恩波辯護道：「柴恩波……為施行曲線救國計，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為冀東區剿匪總司令，……名雖皇協，而實……」而實是投降，是向日本帝國主義施行曲線

「救國」！）（編者按：今天國民黨的降將如毛，降官如潮，連張蔭梧「曲線救國」論的歪曲的辯護也用不着了。）

四 英日談判簽訂有田克萊琪協定與 「遠東慕尼黑」的再醞釀

六月十四日起，天津欽差行封鎖津英法租界。

七月二十四日，英日談判初步協議成立，訂有田克萊琪協定，主要內容是：英政府完全承認目前中國之實際局勢，而「英國知悉在華日軍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戰領區內公安之目的計，應有特殊之需要」。同日新中華報社論稱：「在英日談判之前，日寇要求：（1）英國放棄其『親日反日』政策；（2）英國在政治及經濟方面與日本合作，同時在維持天津租界之治安方面，亦與日本合作。………由此可見，解決天津事件，不過是談判的一面。而其另一方面，則是迫使英國直接對日本侵略投降，迫使他不得不早起來以『調停者』的資格去加緊作『遠東慕尼黑』會議的準備」。

汪逆對蔣一拉

八月九日，汪逆在廣州發表勸降演播，略謂：在前方後方的行政當局，以及帶着軍隊的人，能有贊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則日本軍隊必不會進攻。二十八日，平津內閣總辭職。三十日，阿部內閣成立。三十一日，汪記國民黨發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特再鄭重宣佈：「以反共為和平建國之必要工作，望海內外同胞共喻此旨」。

五 歐戰爆發後的投降危險與陶希聖偽裝「反汪」的陰謀

九月一日，第二次歐戰爆發。五日，汪逆在中華日報以「歐戰與

「中國之前途」標題著文稱：「……自抗戰以來，最使我痛苦的一件事是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我自離開重慶，十之八九是因為有共產黨人夾雜在裏頭。……中國在此時候唯一方法是與日本從速恢復和平！」

汪逆二拉

十九日，汪逆發出致重慶通電稱：「……最近共產主義流毒，尤速而且烈，中日兩國當此為世界危機震撼之時，宜深相結合，不以東亞納此禍端之中。……且中日兩國若於此時結束戰爭，開始和平，日本固可以居舉足輕重之地位，……中國尤可因此休養生息。……」

投降再醞釀

二十八日，外長王寵惠對美國合衆社遼東總經理毛勒士發表談話稱：中國自開戰以來，從未拒絕和平。毛問：倘第三國出來調解，中國有何意見？王答：只要合乎我所說的光榮和平的條件，中國無不樂於接受，尤其希望愛和平的國家如美國能促成調停，王並請毛務將此意告訴美國。同日上海日軍發言人稱：中國在外交的運用上，向有三個方針：一、引誘第三國與日本交戰；二、希望第三國幫助中國抗戰；三、引誘第三國調停，促成和平。自歐戰爆發，第一、二方針無法適用，只有第三個方針，故有王寵惠的談話。接着張羣、魏道明等紛紛赴香港，作和平的試探。

十月一日，香港大公報對王寵惠談話加以說明稱：王外長談話謂：美國於此時機對日說話最為適宜。十六日孔祥熙答美聯社記者稱：「問題之中心不在中日能否媾和，而在日本能否放棄對華之侵略政策。」

汪逆派密使陶希聖回渝。

十二月褚逆民誼發表談話：「……吾人本既往合作之精神，仍希忠實同志安然過來，相與聚首，精誠團結，共商國事，使本黨分而復合也。……」三十日，汪逆與敵寇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三十一日，陶希聖偽裝反汪，離京赴港，宣稱脫離汪逆偽組織。

六 米內內閣成立後，敵汪勸蔣合流， 蔣介石聲明拒絕對日直接談判。

一九四〇年

汪逆三拉

一月十四日，阿部內閣辭職。十六日，敵米內內閣成立。汪逆電蔣勸和稱：「……惟先生行能以國命民生為重，及今毅然決定大計，與日本停戰言和，根據近衛聲明的原則，以求其具體的實現，則兆銘及諸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戮力，使全國和平早日實現。……」二十一日，陶希聖自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二十二日，港滬各報揭露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其主要內容包括三個問題：第一、根據什麼原則調整；第二、對事變以來既成事實如何處理；第三、對於事變繼續當中所引起的特殊事態，又怎樣解決。對第二第三兩問題「調整綱要」裏所規定的辦法有四點，關於第一問題調整的原則是：一、善鄰友好；二、共同防共；三、經濟提攜；四、設立「強度結合地帶」及「特殊地位」。此外是與「臨時政府」關係的調整，再其次是與「維新政府」關係的調整。（以上各項詳細條款及說明從略）

日寇四拉

二月二日，米內在議會答辭處理事變方針謂：「至新政府（指即

（新成立之偽籌）與重慶政府間之關係，則暫時處於對立地位，蓋不得已。然吾人則儘量期待重慶政府能解體而參加新政府也。」十七日，蔣軍正防總部總參謀長會答報的理據亦針刺：「……蔣氏雖已聲明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然不以其為對手之程度究竟如何，……重慶政權若能與中央政府採取同樣方針，則自然兩者將會合流也。」十八日蔣介石重申長期抗戰決心，拒絕對日直接談判。二十五日，中國政府發言人否認國民政府憑借王克敏或汪精衛之援助，與日本試作和議之傳說。

汪逆四拉

三月十二日，汪逆發表和平宣言，望重慶方面拋棄成見，立即停戰，共謀和平方案之實現。

日寇五拉

十三日，米內響應汪逆和平宣言略謂：「日政府與中國新中央政府共同建設新秩序，其具體方案即以近衛聲明為準則，中日兩國今雖以干戈相見，猶應有惻隱與寬容存乎其間。」十六日，周逆佛海向記者談全面和平稱：「……假使日本與重慶互願講和，我們準備以全力促成之。如重慶不願我們參加，我們也會站在一邊，絕對不加以妨礙。……所以新中央政府成立後，我們對於重慶不僅沒有絲毫敵對心理，而是懷着無限的期待。」二十三日，汪逆廣播「堅決方破余威見加入和平運動。」同日，偽武漢綏靖主任葉逆蓮向記者談話謂：「余相信今後之工作，至少須將國民軍五分之二拋至和平建國方面……結局余等之敵人即共產黨及其軍隊。」三十日，偽寧政府成立，發表還都宣言招降。（按：偽寧政府成立以後，汪係代理主席，主席一職始終虛懸，這正如上面周逆佛海所說，他們是懷着無限的期待。）

汪逆五拉

四月十七日，汪逆在武漢廣播勸降。

七 僞寧政府成立後，德意勸和，敵酋金圖直接對蔣談判，盡撤南甯，龍州、欽縣之軍隊以誘降。

六月十九日，林逆柏生對重慶廣播稱：「我如今鄭重的說，蔣介石肯為國家打算，停止戰爭，實現和平，我們不但可走開，並且可以死，願以死來換取國家的生存獨立。蔣介石沒有這覺悟和決心，那是我們不得不請他不要再阻止我們不挺身起來打破一切障礙，參加和平，請你們伸出和平的巨掌，和我們攜手！」

七月十六日，米內內閣辭職。十八日，英日簽定封鎖漢河路，協定會規定日本應於十月十八日以前三個月內，設法與中國成立全面和平。二十二日，近衛第二次內閣成立，加強德日外交。

日寇六拉

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敵報「每日新聞」主張：德意法駐重慶大使建議中國政府與日本結和平，同時中國駐美大使接回美政府之通知謂：鑑於中國政府之和平計劃將取消貸款予中國之原議。二十六日，合衆社暴露敵寇誘降陰謀稱：「權威人士今日透露松岡要求暫時停止日本與南京政權首領汪精衛之談判，蓋松岡將作最後一次企圖直接與蔣介石談判」。同日上海合衆電「德國現正慇懃日本政府向××方面建

議，除華北外，應將其他日軍佔領區及華中華南若干個軍事根據地交回中國，」所謂「……放棄汪精衛政權，而以較寬大之和平條件餽蔣介石，如可能者，則要英國任調人。否則由德國任調人亦可。」

日寇一次撤退

二十八日，敵軍自南寧龍州撤退誘降，同時並有敵人將自宜昌、九江，甚至自漢口、廣州撤退的傳說。

十一月一日，同盟社電稱：「久居香港之顧孟余，於最近向蔣介石進言，勸其以汪蔣合作之方式，收拾時局。」七月，陳逆公博談全面和平。

日寇二撤

十三日，敵軍又自動退出欽縣。十八日，海通社發表和平談判內幕稱：「在過去數月中，日本已向重慶政府提出若干和平建議。同時最近中國駐東京大使曾為此目的在香港與日本代表取得接觸，中國大使曾親自將極寬厚條件帶至重慶。」

日寇七拉

二十三日，合衆社揭露日寇要求談判和平稱：「上海方面盛傳，日本又向重慶蔣介石政府提出建議，舉行和平談判。該消息謂；日本要求在十二月一日以前接受其建議，不然則將正式承認日本卵翼下之南京汪精衛政府。」二十六日，合衆社又暴露德國勸降：「據稱德國駐重慶外交官（按即德代辦斯達瑪）正以壓力加諸中國領袖蔣介石，企圖使中國與日本成立和平。」

汪逆六拉

二十七日，汪逆電蔣勸降謂：「余深望足下堅決的宣佈『中日和平』之主張，使全國人民努力協助政府，實現『和平』，及恢復清寧之工作」。

日寇對蔣二打

三十日，韓政府公佈承認偽南京政府及「日汪條約」。

日寇八拉

十二月九日，敵外相松岡答記者談：「全面和平」和「將來中日必能實現『全面和平』，南京政府尚未關閉與重慶和平之門戶，本問題將由南京政府任意決定之」。

八 皖南事變中國民黨配合敵軍圍攻新四軍與事變後敵寇的誘降演說

一九四一年

日蔣一次合作反共

一月四日，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向奉命北移的新四軍突然襲擊。
•十七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竟正式發出通令，喪心病狂誣陷新四軍為「叛軍」。

同日，同盟社從南京發出電訊略謂：「重慶政府嚴令長江下游江南地區之共產軍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戰區司令長官

爲使共產軍早日移往江北，遂開始在東流附近圍攻新四軍及共產軍各軍隊，共產軍一部已於十日由荻港附近潰退江北。自十四日以來，日軍各部亦攻擊宣城、金壇附近之新四軍，「國民政府」綏靖部隊亦協助日軍作戰。」十八日，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發表演說。二十日，中共中央軍委會發表命令與談話。

日寇三打九拉

二十一日，敵七十六屆議會，敵酋近衛發表演說稱：「然而中國尙未覺悟，民族共和之大道尙存在着一種勢力，它以抗戰作為救國之事業，……帝國堅決消滅從事抗戰者，凡與我共鳴者，則欣然與其提携」。同時松岡稱：「目前實已企圖促使蔣政權內部之分裂，則日見劇烈。……」二十六日，敵酋松岡在議會談「汪蔣合流」稱：『要求蔣介石之反省，即要求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但此種工作未能成功。現在既已正式承認「南京政府」，即當努力援助之，使其成爲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但今後仍勸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合流。』東條（當時爲陸相）稱：「欲使重慶政府反省，必須加以重大之壓力，如再加以壓力，或可轉變蔣介石之想法」。三十日，松岡在衆院答辯談「汪蔣合流」稱：『目前現內閣促使蔣介石反省之主要目的，在使蔣介石與以汪精衛爲首之「南京政府」合流，俾在此基礎上，更進而與日本進行「全面和平」之談判。……當日本政府尙未正式承認汪政權之時，汪精衛曾邀重慶政府要人與彼合流，進而與日本談判全面的「和平」問題，當時汪精衛並有此種精神，即爲顧全中日大局計，設彼有阻碍中日和平談判處，彼願出遊國外，以促成此中日間之絕大好事。又我政府亦會有此明白之表示，即雖在我政府正式承認「汪政府」爲「中央政府」後，而我政府實並未放棄促使蔣介石反省，而與「汪政府」合流之希望』。

汪逆願意『出洋讓賢』

又汪逆在此之前亦宣稱：「爲中國前途及全面和平之實現，如蔣先生肯來南京，我願立卽出洋讓賢」。

第一批將領投敵

二月十八日，國民黨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總副指揮李長江率部投敵，該部高級官員隨李逆投敵者計有：蘇魯戰區游擊縱隊第一縱隊第一支隊司令丁聚堂、第二支隊司令顏秀五、第六支隊司令陳才福，第七支隊司令秦慶霖、第十支隊司令范傑。

第二批將領投敵

二月，江蘇保安第八旅旅長楊仲華率其部投敵。

日寇十拉

四月十一日，近衛答記者稱：「爲積極育成汪政權，今後並不一定要絕對的排擊蔣政權，余倒想向使蔣×合流之途，實現全面的和平方向邁進」。

九 美國解禁鋅、橡皮輸日後「遠東慕尼黑」的新危險

五月五日，美取消鋅、橡皮輸日及中國淪陷區的許可制度的命令
○十日，荷印英美石油公司重訂對日石油協定。

美國調停中日戰爭

二十八日，新華社莫斯科電訊，揭露日美擬訂立協定，調停中日戰爭謂：「真理報載東京消息稱：『美國最近由日本非官方之負責人士接到一締結日美協定之挑議，提議中提出美國干涉中日戰爭，日軍則先由中國內地撤退，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之支配地位，日本保證不向南洋擴動戰爭，予日本以重要經濟讓步，尤其在南洋方面同時或者由美國貸款予日。』據訪聞稱：在談判此問題之前，華盛頓要求日本取消一九三八年一月不以蔣介石作為談判對手之聲明，及修改歷次所作關於不容第三國干涉中日戰事之宣言，闡明日本在遠東之經濟計劃。」（按：真理報揭露上述日美妥協真相後，日美雙方均不否認。）十九日，松岡、格魯在東京會議。二十三日，重慶軍委會發言人稱：「上週寇軍全面發動，總計達三十萬人之多，其結果不過如此，以此種方式來修談解決『中國事變』，不但世無相信之人，即敵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這無異乎說軍事進攻方式是不能解決的；果然，同盟社接着就紛紛報告：日各戰線軍事當局均稱第一期作戰已結束。互為唱和。）二十八日，羅斯福在特別新聞會議上說明「目前美政府無意禁止石油運往日本，或更加限制石油之對日輸出。」

十 德蘇戰爭爆發後，汪逆勸降與何應欽勾搭德代辦

汪逆七拉

六月二十二日，德蘇戰爭爆發。二十四日，汪逆在東京廣播：「我國民政府同人，不斷反省檢討自己之責任，努力增強自己的力量

○同時對重慶方面亦未嘗忘却促使其早日參加和平之工作，過去現在以至將來，均通過各種方面促使他們參加，對於促進全國和平早日實現，已作不少之努力，今後仍將繼續努力。」（見東京日日新聞）

七月二十日，汪逆向日本外務省記者團宣稱：「仍希望重慶政府轉向」。

• 『何應欽勾結納粹』

十四日，新華社重慶電稱：「政府與德意絕交後，……親日親德派大為不快，……竟大擺筵宴，歡宴德代辦及溝通社駐渝社長等多人，聞出而請客者有何應欽及親德派頭子某某等。……席間賓主各作何語，無人知道，惟據接近何應欽及親德派某氏稱，何等認為德必勝，日亦必勝，英美蘇中國必敗，到德絕交實屬錯誤。為討好希特勒起見，設此次歡宴以為將來復交親德地步。親德派方面人員更放出空氣，謂德國方面條件為：德軍打至中央並細西時，擔負修築一條鐵路，通至甘肅，扶助中國實行法西斯制度，以何應欽為中國之貞當，以某公為中國之達爾朗。中國方面條件則為：與英美絕交，廢止滇緬路修路協定，以人力物力供給德日兩國，惟全盤計劃有待於德勝蘇敗與日本攻蘇，故目前須積極發動反共反蘇。……」

十一 希特勒承認汪逆偽組織後，重慶市面，竟有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並鼓吹日本實無法可以戰勝者！

七月二十日，新華社派王仲衡央社記者公出席在楊森特點主持稱……希特勒開始反蘇戰爭，並承認汪逆後，市面上竟有以「大地政治」或「地緣政治」為標榜，為號召，而公然大肆宣傳者。

……」「這個被譽為「一種經國大記之學」，……被稱為「世界政治之南針的」「大地政治」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則引那般鼓吹者的自白吧：

「此次歐戰大局發生絕大變動，德國左右攻擊，所獲勝利，蘇聯已佔幾有到處招展之勢，希特勒正在欲決勝千里之外，（缺六字）人以政治學者，參預日爾曼民族，對此利害津津樂道，而國民學校早已採用其課本，柏林多年以前已有一種刊物，專載相關文字，開列……（荆凡創刊號）……我們也實名「大地政治學」！××××先生，不見都會軍事的讀書德國決勝、中國必勝、蘇聯爭，答客問（荆凡創刊號）裏，不是也在那裏稱讚德國決勝（攻蘇），認為：「德國攻蘇可費力少而獲利多」嗎？不是在以德國的宣傳為宣傳的說：「蘇聯內部不安其國軍素質低劣」嗎？不是在以戈培爾的口氣說：「只須將蘇聯第一線軍隊六十個師殲滅，便一切迎刃而解」嗎？不止此也，「大地政治學者」們既以參預希特勒的幕僚為榮，自然也以做希特勒的朋友的朋友為榮，請看「大地政治學者」的刊物上不加絲毫批評的把德國地緣政治學說上關於東方中國抗戰的文章譯發了出來，……它大捧其日寇的報隊說：這「殆為世界上最精者」，說日寇「除內部崩潰外，其本國當無決勝終之」。這還不算，這篇文章對中國抗戰的勝利完全漠視，認為並不重要，比如說：「吾人今不必以幼稚之『誰勝』『誰負』為尚，」「……須知勝負問題絕不重要」。這已經是從對希特勒的幕僚的談話者的地位，到達東譯揚日寇軍力對中國勝利不加重視了。……」

十二 陶希聖潛回重慶後，發表所謂「 汪精衛並反蘇反共」的謬論。

蔣介石容納密使陶希聖

陶希聖僞裝反汪，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離滬赴港，公開宣稱脫離汪逆偽組織。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自港寄大公報發表「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見前），並接着於同年二月十二日在大美晚報和同時期香港其他各報發表「新中央政權」是什麼？，二月十九日著文分析「『新政權』延期的原因」，三月十日發表「長江下游的日本經濟獨佔組織」（兩文見於大美晚報三月十日及十一日），三月二十五日發表「日汪所謂『中央政治會議』」（大美晚報），作為返回抗日陣營的政治資本，後不數月，即潛回重慶，從事策動投降的陰謀活動。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竟在中央週刊發表「汪精衛的『反蘇反共』」一文，為汪逆作辯護，以證據蘇聯與中共的漢奸論調的宣傳，該文曾謂：「所以反蘇反共不是一成不變的，……德蘇協定成立，日本調整日蘇關係發展，叫汪不要標榜反共，……華北日軍企圖通過莫斯科以獲得日軍與中共互不侵犯諒解，……因此，汪偽反蘇反共主張不能得到華北日軍同意」。

十二月八日，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

三 從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敵酋谷 荻的四次誘降

這一時期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已堅決對日作戰，「遠東慕尼黑」的危機已告結束；但因英美在遠東的暫時失利，尤其是滇緬路的被切斷，使重慶方面與日直接勾搭謀契的傾向，或為發展。由於英美蘇進一步的團結，共同擊敗法西斯侵略者的形勢已成，這與國民黨

反動派挑撥日蘇戰爭及求英美先反攻日本，蔣介石坐享漁利，以國際協助進行反共內戰，最後實現法西斯專制主義的方針不合，於是整個戰略上反對英美蘇同盟國的戰略計劃，並鼓勵日本為希特勒開闢一個夾擊蘇聯的第二條戰線。在抗日問題上則走到「看戰」「觀戰」，以集中兵力於反共、反人民、反異己。但同時為了奪取政治資本（如領袖的榮譽與地位）和騙取盟國的軍火與麻痺國內的視聽，却又掛着聯合國盟員之一的招牌，戴着抗戰與民主的幌子，以對聯合國進行投機。至於內政，在政治上，以言民主，則排斥異己，抗日黨派無法存在，無論團體與個人，開會說話寫文章以至居住走路，均無自由。包辦指定（對會議）與輪番審查（對文章）之不足，更重重監視（從集會言論到居住走路。）此種情形，尤以重慶為甚。以言經濟，則官僚資本實行壟斷投機，不僅工農業破壞達於前所未聞之程度，即中小商業亦叫苦連天，無法生存，大地主大產資產階級為了達成進一步的壟斷投機，在膨脹通貨、抬高物價、剝奪民食、剝削勞動之下，更實行種種具體辦法，如專賣、限價……等，以求超之尋常之厚利。以言文化教育，則篡改歷史，廣泛宣傳法西斯文化，排斥一切進步思想，而代以一切敗壞民族氣節及封建復古的奴才教育。以言吏治，則貪污腐化，強徵捐稅，毀淫亂紀，假公濟私。至於搃綁壯丁，強拉民夫，陷害青年，斬喪人格，尤為舉不勝舉。其結果民怨沸騰，民變蠭起，各地災民以小孩充飢，死屍枕藉（其中以廣東、河南為最），更屬慘不忍聞。馴至目前，國民黨反動派不僅絲毫無改悔之意，內戰危機與投降妥協危機反而更趨表面化，以致在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進一步對重慶進行誘降之下，不顧共產黨及全國人民與蘇英美人士的嚴正批評，一意要實行法西斯獨裁與貫澈反共的方針，於是高級將領大批投敵了，命令走「曲線」進行投降反共的文件到處表現了，連年企圖大規模閃擊邊區的空襲內戰危機也發生了，作為中國法西斯理論基礎的蔣介石與陶希望合著的「中國之命運」也出版了，敵寇頻頻誘降也默不作聲了。這就是這一時期的特點。

一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慶企圖對敵寇進行單獨媾和

一九四二年

國民黨公開宣稱要單獨媾和

一月，國民黨中央某要人受蔣介石命，對美記者發表談話稱：中國對日作戰犧牲重大，如再不援助，中國便單獨媾和。（編者按：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最初蔣估計過高，以為美國很快就可以把日本壓服下去，於是中國便可以組織大元帥府，進行投機，自己也就可以居在大元帥府裏，自吹自擂，故對日德意宣戰；及至香港失敗消息傳出後，心灰意懶，於是大元帥府也不組織了，對日德意宣戰的郭泰祺亦羞免去外長職務，甚至對二十六個聯合國的簽字都發生了動搖，勉強簽字後，覺得一無所得，便令某要人對美記者發表上述談話）

日寇四打十一拉

二十九日，東條在議會宣稱：「今後中國對重慶之方策，如其仍然繼續抗戰，則徹底粉碎之。同時熱烈期待其反省，促其完全拋棄對英美之依存性。」

三月前後，桂林市突然出現一個日本浪人叫黑田的，去見廣西的主席黃旭初，黃便打電話到重慶向蔣請示，蔣回電叫暫時看管，秘密談判。

第三批將領投敵

四月二十三日，曾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山東省政府主席

，投敵前任第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在魯南率第六十九軍暫編三旅特務旅全部投敵。隨孫逆投敵高級將領計有新編六師師長王清瀚、暫編第三十師師長趙雲祥、一八一師師長陳光然、新編第十三旅旅長黃貞涎、第三十九集團軍特務旅旅長郭俊峯、冀察戰區游擊第一縱隊司令丁樹本、第二縱隊司令夏維禮，警備處長孫玉田。

蔣命令部屬：敵來勿打，實行避戰

五月中旬，敵人沿浙贛路之金華、衢州進攻，蔣介石命令該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避戰，戰鬥結果，金華未淪陷前爾裕便先失守了，致使敵人跟着沿浙贛線大舉侵入，以至進抵贛東之撫州、南城一帶。關於浙贛線奉命避免戰鬥情形，從下面國民黨報紙的公開報導中亦可看出：

「當七月九日（敵人已進入贛東兩個月了——編者）我由贛東前線模峯縣到建陽，在第一招待所遇到倫敦每日快報特派員貝却迪和桂林大公報女記者楊剛，他問我前線的情形，我說的是老生常談，軍事頗樂觀，政治有待努力。……後來遇到『輝煌軍』的幕僚長孟珠川及步兵上校孫鼎宸、龍放之諸君，談到浙贛的戰局，他們的意見是：數學上有一個已知數，一個未知數，而目前的戰局（指七月中旬）正是一個未知數，尚在勝負未明的分野，勝敗？轉進數百里，尚未反攻。敗歟？一切按照戰署執行，不獨戰力未損，而且達到了遲滯消耗敵軍的目的」。

「……敵閱爲了先發制人，首先以大量空軍出動，轟炸浙贛沿線，集結六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其實只有兩個半師團）在耀俊六指揮下，先後由杭州南昌兩處發動攻勢，而以浙境爲主戰場，贛境爲支戰場。我們的戰略是避免與敵作正面的決戰，……當時似有『開放金蘭保衛衢州』之論，後來因條件不够，受了種種限制，……因此我們遂決定開放浙贛線。……」（江西民國日報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浙

戰局的透視」)

十一日，南陸軍省代理人稱：「雖然蔣介石似乎期望仍繼續戰鬥下去，然而在他的贊助者中發生了分歧，其中某些贊助者認為最好能根據近衛聲明的全文，與日本獲得諒解。」

汪逆二打八拉

七月六日，汪逆為「七七」五週年發表談話：「在重慶方面除少數冥頑份子外，大多數皆景仰和平，我們和他們衷心合作，解除其壓制束縛之苦痛，使他們參加渴望的和平陣營」。同日，敵東緝外相談話強調滇緬路切斷後重慶之困難，並言日本將「用各種手段使其屈服」。

敵寇五打十二拉

九月二十六日，東條在中央協力會議上談對華方針謂：「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中國沿岸完全被我制壓，滇緬路亦被我完全切斷，以及我屢次進行的作戰與不斷的討伐」，是使重慶政權之力日益低下，現在它還依靠英美之援助而繼續抗戰，吾人當積極採取攻戰兩方面之手段」。

二 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與國民黨 高級將領大損投敵

一九四三年

日寇「對華新政策」

一月九日，敵汪締結「歸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協定」，「對華新

政策上開始，汪逆參戰發表對華基本國策綱要：（一）日本期待兩國關係以中日提攜基本精神，實現劃期之發展。（二）深望中國獨立自主及國民政府政治加以發揮為基礎，使新中國能迅速建設。（三）決交還日本在華之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四）日本予中國以其他各種好意之援助，且參照今後新中日關係之發展，對舊有諸條約，亦加以考慮。

第四批將領投敵

十八日，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及副師長于懷安寧全部投敵。山東保安司令部參謀長甯春霖同時亦隨吳化文投敵。

第五、第六、第七批將領投敵

二月十二日，山東游擊第二縱隊司令厲文禮被俘投敵。二十五日第一二八師師長王勁哉率全師七旅投敵，計有三八一旅旅長趙天時、三八二旅旅長任蘭圃、三八三旅旅長薛豪平、獨立第一旅旅長潘勝富、獨立第二旅旅長蘇景華、獨立第三旅旅長張海平、獨立第五旅旅長蘇振東及一二八師參謀長李德興；同月（日期不明）第三五一旅旅長吳淑泉、一一三師師長韓子乾被俘投敵。

第八批將領投敵

三月十三日，東條訪寧，在這一月裏，有第六戰區挺進軍總司令兼第二縱隊司令金亦五率全部降敵。

汪逆九拉

十五日，汪逆為東條訪寧，對記者發表演談稱：「如果重慶方面民心向我，則問題已解決大半，他們對我們的和平運動，曾經半信半

疑，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和平運動步步前進，中國能這樣達到獨立自主，他們即將衷心向我，此點我甚為樂觀。」（按：「中國之命運」對抗日輕描淡寫，強調不平等條約廢除後中國已經獨立自主，與汪逆觀點如出一轍。）

三 「中國之命運」出版後，抗戰團結之危機表面化，同盟社讚揚該書「論述方向有沒有錯誤」

蔣介石與密使陶希聖合作出版「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與曾經參加南京漢奸群的汪派親日份子陶希聖合作的「中國之命運」於本年三月中旬出版。照理，該書對當前抗戰問題應多所闡發，對國家民族應有所貢獻；不意一察內容，自首至尾逐字逐句，無處不是虐殺民族生命，斷送國家前途的有害言論，而成爲對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宣戰書。不僅如此，該書全部與日寇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要求相一致，一字一句均在替日本法西斯論話，日寇要蔣介石停戰，「中國之命運」對抗戰的具體辦法便無一字提及；日寇宣傳中日同文同種，中日滿共存共榮，該書便提倡所謂民族血統論與民族同化論；日寇要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該書便贊美中國的封建農業經濟；日德法西斯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該書也反對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作了希特勒、東條英机的應聲蟲；日寇要求共同防共，該書便提出兩年內解決內政問題，進行反共，並謂這是命運的決定關頭；日寇及傀儡政權提倡復古守舊、尊孔、加強保甲，「中國之命運」也一模一樣的主張恢復封建制度，照敵寇和偽政權所提倡的，照抄一遍；日寇反英美蘇，該書便從國府的由來，不平等條約影響之深刻化到此。

伐與抗戰，一針論點，是反對英美蘇的；日寇提出「對華新政策」、「歸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實行所謂「取消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中國之命運」也認爲廢約後，便沒有對外問題，民族主義已經完結了。無怪乎同盟社讀此書，稱之爲「論述的方向沒有錯誤」。茲將同盟社評「中國之命運」原文摘錄一段如下：同盟社東京七月十三日電稱：『……「中國之命運」一書，如果說其論述之方向那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觀之，它只重複了已爲帝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建國論。此書之價值，僅在於頑冥的蔣介石自供了這些東西，以及自己將對自己不吉的預言書，公諸世界。最近由板栗「抗戰」之方針，變到交手「觀戰」，此事證明四億五千萬的民衆對於「中國命運」有正確的判斷，當民衆知道「抗戰的英雄」是漢奸，而被稱爲漢奸的人物是「建國的偉人」，觀戰向那一方向發展就可以明白了。』

四 吳逆開先投敵後飛返重慶，敵渝兩力共同保護，譁莫如深。

四月初，吳逆開先離滬，於五月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安然飛返重慶，朱家驥、潘公展、洪蘭友、程滄波、蕭同薰、杜月笙等百餘人，均赴機場歡迎。三四日後，蔣介石親予接見。

吳開先帶回的秘密條件——第三次條件

據陳果夫談：「此次吳或有和平條件攜來」。事後得悉：「吳行前，敵參謀小林少將曾爲之送別，強調日本對重慶遲早必化敵爲友，以期共同反共反蘇。今日准汪政權獨立及交還租界取消特權，都是希望蔣介石回來的準備，即華北亦可恢復戰前政委會之組織形式，且日本可強制德意法相繼寔行，現在英美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是

空談，日本則是拿具體事實來昭示中國人，吳剛允將此意向蔣介石忠實傳達。」吳逆開先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一九三九年奉命留滬港一帶活動，四〇年三月十八日曾在港「解釋寔施憲政問題，望嚴重警戒，慎勿爲人利用。」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吳尙留滬，上海租界爲敵侵佔後不久，吳逆即被捕投敵。此次返渝前，於「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之間，僕僕南迴道上」，不知所幹何事。四月初奉敵命由上海坐飛機到廣州灣，再轉重慶，於五月七日抵渝，下飛機時，卸下吳逆行李計有大箱子四個。中央社及中央週刊爲掩護吳逆回渝談判和平及進行第五縱隊活動起見，於吳逆離滬前後，曾多次爲吳逆辯護吹噓，中央週刊四卷三十七期說：「汪精衛派汪昌文問吳開先除自殺外尚願走第二條路否？吳答，做和尚。」甯夏日報去年七月三十日更稱：「吳已被敵送到杭州某寺受戒爲僧，但仍有僞警監視。」不料吳逆此次回渝，否認其事。中央社的消息說：「迄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敵綁架，百計誘脅，吳氏本革命信仰，堅貞報國，終不爲屈。」但是究竟怎樣「堅貞不屈」却沒有下文。而吳開先自己却說他被捕後丁默村曾去看他，敵人又要他見汪精衛，他也見了，汪還對他說這是與蔣演雙簧。汪逆與丁默村究竟說了甚麼，姑置不論，但是汪精衛、丁默村爲甚麼一定要看他？日本人爲甚麼又一定要他們相見呢？而且既然百計誘脅，終不爲屈，和尚一說，又已破產，爲甚麼也就算了呢？據陳果夫說：汪對吳是殺之無用，不如釋放。然而吳開先既是國民黨中組織部副部長，蔣介石派往上海，「奮鬥多年的堅貞革命家」，爲甚麼殺之無用，輕易的就釋放了呢？至於日寇方面七月十七日同盟社上海電訊，會前延安民眾要求審判吳開先一節改爲「要求重擊抗戰陣容」，至今沒有提過吳開先的事，這對吳開先是敵諭兩方都要保護的重要幹部，又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証據。

敵竊派密使赴渝談判以「日寇」撤兵 「中國反蘇反共」為條件進行媾和

卡港會議以後，蔣介石對盟國戰略計劃頗表不滿。此種情形一直到今年羅邱五次會談迄未稍變。（按：五次會談後至最近魁北克會議前亦復如此）

日寇第二個密使

日寇深悉此點，遂於今年二三月展開和不攻勢，一方面派吳開先從南方回重慶，（注：遂於四月初離滬首程）一方面在北方與戴笠的特務接洽，並即引見日寇駐華北的總司令後，又赴南京見柳俊六的參謀長，到上海面晤日寇的海軍總司令，並在南京還會晤過重光葵，敵酋們一致要他向重慶勸說，勸蔣介石與日本妥協，共建「亞洲和平」。

日寇提出第四次議和條件

敵海軍係着西南及英美，陸軍係着重北反蘇共，當時提出的初步條件是：一、若蔣接受可撤退武漢，廣州，便於蔣從武漢、廣州派軍北上剿共；二、南京與沿海等地歸日本掌握；三、劃華北為共同剿共區；四、至於汪的去留很難解決。當條件提出時，正當東條訪渝（按：東條訪渝在三月十三日），並隨後又訪滿洲，表示支持汪偽政權。因此戴笠的特務問支持汪偽政權是否與以上條件抵觸？他們回答毫無影響，結果該特務於吳逆聞先首途返渝前後，同時亦即敵命秘密回渝。他們一個是復興；一個是CC，一個秘密奔走，一個公開斡旋。

漢奸特務紛紛返渝

不久，上海、平、津一帶的特務，也在日寇允許不洩漏日本機密的條件下，紛紛返渝。因此重慶市上空氣大盛。

「鄂西大捷」之內幕

正當此時，湘鄂西戰起，當戰時趨於激烈時，蔣介石把四二年春電黃旭初「暫時看管，秘書談判」的黑田浪人接到重慶，而吳開先也湊巧於此時不見了一個時期（當時有傳說到成都「養病」的），而戴笠的特務與日寇也約有通訊辦法，不久黑田離渝沿江東下了，跟着日寇也撤兵了，於是重慶官方宣稱鄂西大捷，並吹噓與斯大林格勒大捷和北非的勝利具有同等的重要意義。

汪蔣特務機關之合流

（註）按國民黨特務與汪逆特務是互相「統一」與「轉化」的：

- （一）汪記特務大頭子丁默村（曾為汪特工總部主席）、李士群過去都是二陳手下的反共健將，彼等曾向復興表示係奉二陳命充當汪之幹部，二人與重慶方面黨政要人之來往既宏且廣。
- （二）曾任汪特工部副部長的章正龍過去是樸公展的親信。
- （三）徐恩曾派赴青島工作之胡均鶴投汪後，在李士群的調查統計部任廳長，並負蘇州清鄉區特工之責。
- （四）吳開先特工系統之徐綠丞投汪後，曾在港負責審查去滬工商人物。
- （五）戴系天津特工負責人戴笠的兒子王子木，一九三九年九月投汪後，專任華北特工區區長。
- （六）戴系在港活動之王新衡於一九四二年投敵。
- （七）山西國民黨省委李猶龍在一九四一年中條山被俘投敵後，在太原幫助敵人積極反共，後仍回渝，最近國特中調局已任其為陝西調統室主任。
- （八）吳開先（見前）。
- （九）國特晉

察豫邊室主任李郁才隨鹿炳勤投敵，但同時又與徐恩曾保持聯繫。（十）亦做汪逆特務情報工作的周佛海、陳彬麟與戴笠有勾結。（十一）汪系特務之重要份子如汪曼雲、蔡洪田、張瀛曾、劉雲等均為CC份子。汪曼雲原為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候補執委，投汪後，為蘇南清鄉委員會副秘書長。蔡洪田原為上海國民黨特別市黨部書記長，投汪後，為偽上海特別市黨部主任委員。張瀛曾原為上海特別市黨部調查主任，投汪後，任書記長。劉雲原為蘇州反省院長，投汪後，任特工總部第四處（情報處）處長。

六 降將如毛，降官如潮，緣在高級指揮機關賣命於先，政府當局公開為之辯護於後。

敵偽號召軍隊投降

四月十九日，鮑逆文樾發表「告重慶將士書」略謂：「諸君之抗戰已經六年，諸君的忍耐與犧牲已付之一炬。……中國如果沒有日本，則必受英美之壓迫，……我們必須決定是依靠抗戰以求死呢？還是參加全面和平以求生呢？……」

第九、第十號將領投敵

二十四日，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蘇北游擊縱隊第二支隊司令張良才率部投敵。

五月十一日，偽山西新民報社論「爭取民衆來歸首在保民」，提出需要使民衆來歸的條件：（一）確立治安；（二）減低物價；（三）剷共自衛。末後並稱：「六年以來，重慶治下諸有識之士，漸感前途暗淡

，亦認識中日宜友不宜敵之真義，於是憤慨者消極者日漸增多。同時南京國民政府以和平號召，如此當然便渝方人民渴望王道天下之心愈切。……」

第十一批將領投敵戰區副司令長官投敵

十四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四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與孫殿英聯名通電投敵叛國。龐孫所部隨龐孫兩逆投敵將領計有：第二十四集團軍參謀長趙星彩、一〇六師師長李震汾、冀察戰區挺進第四縱隊正副司令侯如墉、于光輝、參謀長楊志希、新編第五軍副軍長楊汝賢（楊明清）、參謀長馮鑑田、暫編第三師正副師長楊克友、王遂慶、暫編第四師正副師長王廷瑛、王瑞亭。

龐孫曾受密令反共第一抗日第二

在龐逆未投敵前，本年三四月間，曾奉重慶與洛陽雙重命令，準備一切進攻八路軍；龐部少將參謀長趙星彩說：「四月二十日以前，龐、孫的軍隊還在一意的進攻八路軍，並且認為日軍已經出動，共同配合着進攻八路軍防地。」四十五師中校副官主任譚敬奇投敵後也供認：「二十四集團軍進駐晉豫邊境，所奉的密令就是反共第一抗戰第二。」

國民黨為龐逆大辯護

龐逆投敵後，國民黨中央社五月十八日電還在為之辯護稱：「軍委會發言人談：此次太行山之戰，……龐總司令炳勤少數特務部隊與敵周旋，歷三日夜，不幸傷腿被俘。龐氏現時一再××，均為敵寇



所未能屈，矢忠矢勇，剛強堅貞。不意無恥敵寇；代擅種種說話，欺騙國人，在昨日敵寇廣播中，大吹大擂，洋洋千行，一若確有其事者。……」而蔣逆隨即以『晉冀魯豫剿共總司令』兼『和平救國軍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的頭銜呈現於偽偽的陣營中，並將其嫡軍組成第二十七第四十及新編第五等三個軍及三個直屬獨立旅。六月七日，中樞紀念週上何應欽報告軍事情形亦稱：「敵人宣傳我孫軍長魁北及羅總司令居動所部約七萬人投敵事，完全為其欺騙民衆與其伙伴並德意之虛偽宣傳，意在掩飾其在瓜島、阿圖島之敗績。……」十七日，偽甯宣傳部長林逆柏生發表談話稱：「希望渝方全體將士善體和平運動及對英美宣戰之旨趣，從速抗敵。……」十八日，偽甯陸軍部長葉逆蓮發表歡迎龐蓮演說稱：「我們決不能對不妥協主義的共產黨妥協，……我們的主席決定了和平反共建國的政策，這實在是挽救中國的鐵案。對日和平的理由甚多，毋庸贅述。簡單以反共而論，更必先行對日和平。惟先行對日和平，始能迅速反共。如欲迅速反共，必即行對日和平。……我們既歡迎龐更展將軍和他的麾下將士，我們更盼望渝方有識同慮的將士，一齊復員，都站在和平反共大旗之下。……」十九日，亂陸軍領導部長谷荻發表歡迎蔣逆談話稱：「龐炳勳將軍脫離重慶，信賴友邦日本，……此並非限於龐將軍一人，相信現下重慶政權下之軍隊，大半皆呈若是之動搖現象，……龐將軍合作後，相信必有繼之而起者，對彼等之義舉，我方必虛心致敬而容納之。」

第十二批將領投敵

（同月（日期待查）山東保安第五師師長齊子修、保安第八旅旅長邱吉勝被俘投敵。）

第十三批將領投敵

六月六日，蘇魯戰區魯南第一一二師副師長兼第三三四旅旅長榮子恆率全部投敵。

七 敵朝日新聞論重慶動向與周逆佛海的「七七」誘降聲明

利用國民黨反動派依靠外力的錯誤思想 敵屬大尉議降

東京朝日新聞七月二日關於大陸作戰之新階段報稱：「………重慶現在完全呻吟於窮迫之深淵，………前些時駐英大使顧維鈞夫人曾於紐約稱：若此際英美不激助接蔣的話，則重慶之對日武力抗戰不知將何時崩潰，果如斯，則美英將失去攻擊日本之重要立足點。又最近重慶當局與駐本地之美連訊記者竟出以威嚇之詞，拚命努力於強化援蔣之苦訴稱：『若不迅速援助重慶，盡力於太平洋作戰的話，則重慶或將脫離反軸心陣營亦未可知。基於軍火租借法，美國向反軸心國提供物資，以美國為援助重慶而輸送之物資，只不過佔其提供各國之百分之一而已。………』」

周逆佛海亦於七月二日發表「七七」誘降聲明略謂：中國（按指偽府）向英美宣戰以來，日華兩國關係日益緊密，在主席闡明中國與日本同生共死之決心，………以前中國人中間也有對日本誠意抱着懷疑的人，但是現實之事態消除此種懷疑，使其絕對相信日本政府之誠意，在此重大之時機，日華兩國人民對於誠意舉措，均必須有正確之認識，………中國必須認識日本實踐其政策，完全是自動的，而且是

出於如意與誠意，而不能誤認日本在政策上不得不採取新政策。……日本亦必須認識此次採取的對華新政策是樹立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決不是欲將重慶拉入和平陣營之一種謀略。……吾人深信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失去了抗戰之名義與理由，抗戰行為決不能長久的繼續下去。因此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亦將促重慶停止抗戰。但是此事只是許多條件中的一個，決不是唯一的條件，欲實現日華全面和平，就必須克服各種困難，余特別率直的以此忠告日華兩國人民。」

八 國民黨企圖發動內戰、準備投降的嚴重危機，該黨戰區各地特務機關進行「曲線」辦法，通敵反共証據確鑿。

國民黨反動派蘇使托匪頭子準備反共內戰與論

六月十二日，西安勞動參訓導處長復與社特務頭子漢奸托匪張濂非召開九個人十分鐘的會議，張濂非主席，宣佈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機會，打擊中共，我提議打電報給毛澤東。張特務頭子當從衣袋內取出其預製之電文，內容首述第一歐戰第二次國際解散，第二次歐戰第三國際解散，證明馬列主義「破產」，次述第三國際解散為加強盟國團結，中共應解散以加強中國的團結。到會者懾於特務威風，不敢說話。當時張濂非說道：此稿應即送有關各機關簽名，五天內不答覆者，即為默認。該會僞造民意，共開十分鐘，被邀者三十餘人，但到會者只有九人，其中有秦風日報、華北新聞、工商報、三青團讀者導報、圖書審查會各一人，此外有李燕、王孫高、李華等人，則均係C特務頭子。

大反撫敵河防準備開學邊區

十八日，第×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到洛川召開軍事會議之後，河防軍隊紛紛西調。（按：五月十一日國民黨第九十軍五十三師已撤離河防，由韓城開抵洛川。五月十三日，第一軍一六七師亦撤離河防，由大荔到郿縣）。二十八日，第十六軍炮兵團第一營由郃陽開抵郿縣。三十日西安僅有之衛戍部隊第五十七軍第八師開抵同官。同日河東游擊縱隊王裕民部渡河西援，開抵大荔，整裝北上。

七月四日，朱總司令發電蔣介石，呼籲團結，避免內戰。六日中央通訊社，竟發表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會於第三國際解散後，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局勢，並請出席，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產黨組織，停止敵對行為。」電文於當日發出。同日，十四軍管領九十一軍六一師撤離河防（並無指派接替），開抵洛川東南境吉豐。第九十軍二八師撤離洛河，由鄜陽開抵洛川南之交口河、橋子頭。第八十軍三三師由耀縣撤回同官。第八十軍新編二七師由官亭開邊區慶形南境麻里頭山頭之線。上述者三團三營由河防陣地撤抵耀縣。第一軍直屬隊七八師由華縣開抵華縣。所有新增軍隊，均已全部換上藍旗帶刺中堅抗戰的新式綢。同日，十八集團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致電各將領，呼籲團結，反對內戰。七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對邊區警備部隊第一次炮擊。九日，關中分區防軍已受胡軍炮擊，並有直路大舉進攻之訊。朱總司令又電蔣、胡，請予制止。同日，延安民衆三萬餘人，舉行抗戰六週年紀念大會，發出關於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

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反共抗敵的鐵證

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企圖發動反共內戰，以準備投降，同時爲了

反共又與人達成勾結，「投降需要反共，反共必須撤敵」，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路線和行動方針。茲僅據新華社太行八月十二日電訊所報導國民黨特務機關通敵反共的確鑿證據，解放日報八月十五日為之披露，略謂：『據所獲之國民黨內反動派文件，再度獲得國民黨特務機關在華北敵後一貫通敵反共的鐵証，他們處心積慮要『逐次消滅與打擊』共產黨與八路軍，他們甯願做所謂投敵的「曲線」，以多方阻撓共產黨八路軍在敵後的抗戰，甚至連某些主持正義堅持團結抗戰之友軍亦在他們分別「解決」之列。以下即係文件之一部：第一，洛陽××致李旭東（師長——駐冀魯豫）一電有謂：『為保存太行區與後方聯絡，着令冀魯豫邊區者游擊部隊應即發動游擊，協同動作，以便逐漸消滅吳打擊奸偽（指八路軍），並防其西擴。』第二，李旭東、王誠瑞（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高級參議）等呈請××電內稱：『除奸至為迫切要務，應分別輕重，首先從事剿共，如影響抗戰，萬不得已則可略走曲線』。第三、王誠瑞致李旭東函稱：『對將來之大事中較有利之時機已至，望兄須放大胆之作。』函內並提示許多辦法謂：『望速由嚴公（孫禹善）接洽，要求一個軍的名義，要將集結地點選定某稍離城之地，對其他不願歸我之小部武力，則應分別解決之』。

太行國民黨特務大肆放毒

又新華社太行十三日電：國民黨特務份子勾結姦偽奸細，乘本區災荒嚴重，在各地製造種種謠言，破壞我生產抗戰力量，近更在各地散佈毒藥，左（權）武（安）交界大羊角一帶，連日發現中毒事件多起，營牆村日前有一家全家中毒，頭痛腹痛，甚如刀割，當場即死二人，其他經附近醫院救護，尚未完全脫險。制毒之波義奸細供認：係國民黨特務份子所造謠，並受過偽人專門訓練，放毒花樣繁多，除水井水缸外，瓜菜菜蔬亦為放毒目標……。

九八月份內敵寇三次公開誘降國民黨 當局默不作聲

八月一日合衆社倫敦急電：海通社北平電：東京日本大本營陸軍報導部長谷荻少將對庸報記者稱：倘中國同意停止抵抗，參加反英美之統一戰線，則日軍將由中國撤退。倘重慶停止抵抗，中國將恢復和平，並獲得獨立。日本將以撤退日軍，承認中國之獨立。十三日同盟社東京電：外交雜誌世界週刊八月號以「英美之美觀」為題，其中論及「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逐漸覺悟反韓」稱：「日本實行對華新政策後，重慶逐漸自「抗戰上海」轉成了轉移的極端注意的趨勢，這可以看做是重慶的一個深刻反省，亦可以看做是對美國的一種洞察。最近重慶有一種極端注意的趨勢，就是他們正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亞洲人」的立場上而深刻反省，這是在對華新政策實行後，才理解到日本的『民族解放政策』的一種趨勢。……在蔣介石近著的「中國之命運」第八章中曾稱：「中國的命運是在全中國人的雙肩上」，連一句話一個字亦未談到要依靠美國或依靠英國。」十八日，敵寇軍報導部長谷荻少將再次發表誘降談話，暗謂：「英美完全不承認重慶這一戰爭中的努力」，「重慶被侮辱」，「重慶無物可得」，「重慶人士應重新認識今天的實際情形，無論任何時候，不要再受英美欺騙，切勿一錯再錯，應覺悟到目前是在英美的桎梏之下，只有現在才真正是參加解放東亞戰爭的時候。」十九日，敵人東亞相青木到達南京，對「日華記者團抗敵對推進對華新政策之所見。」二十日，延安觀察家認為：日寇誘降活動已達極化之階段。國民黨的動向，更值得注意。日寇誘降的猖獗，乃是由於國民黨對外抗戰不力，對內實行獨裁的結果。尤其是今年七月國民黨反動派企圖製造大規模的內戰，日寇認為有机可乘，誘降運動日益積極化，中國人民與蘇英美聯邦見此危機，不得不警急呼，指責國民黨錯誤，以冀引起覺悟，有所改正。

乃係欲藉此點改弦更張之意，反而怙惡不悛，對人民的延燒野火，則充耳不聞，高壓如故。對蘇聯的諱言，則面紅耳赤，加以駁斥。但對八月一日敵國谷荻的誘降談話，迄今半月有餘，反而決無一句駁斥之辭。這種情形，就使日寇揚揚得意，企圖進一步實行誘降，故又發表了十八日的誘降談話。二十七日，軍事報導部長谷荻狼狽最近（一個月內）第三次公開誘降廣播稱：「……重慶還未採取英明的決斷，自己取消其存在，或是日本進兵抹煞存在，這是現在大東亞剩下的最大課題。中國是我們的兄弟，我們對中國不願以進兵演成流血慘戰的手段來消除它，而是希望重慶由迷夢中清醒，迅速脫離英美，而歸返東亞。至於歸來以後的問題，可以作為內政問題，於談判中解決之。我們希望重慶勇敢的下決斷。」二十九日，解放日報社論申論及敵寇八月內幾次誘降稱：「幾十以來，奇怪的事多得很，但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今年八月以來，從寇軍的發言人頻頻誘降，國民黨方面居然無一字駁斥。說國民黨很忙嗎？那麼現在大後方正在大事修孔，幾乎一切要人都動員了，為甚麼『門』有那麼多空閒時間去發孔呢？說他們很客氣從不『危言厲色』麼？為甚麼對於蘇聯人士的善意批評却臉紅耳赤，立即駁斥呢？說他們專吃閒飯，不肯做事麼？為什麼反共就反得起勁，把青年特務化的夏令營什麼都幹得起勁，催促對於這件事毫不起勁呢？想來想去，益發令人莫明其妙！老實說，我們看起來很懷疑，懷疑國民黨反動派是否真正要當秦檜？所以對日寇的公開誘降不敢駁斥，而默認下去哩！」

十 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引起盟邦輿論 · 美國不滿，蔣氏黨局仍不虛心改悔。

國民黨反動派之消極抗戰及專制獨裁政策，引起盟邦輿論猛烈的批評，甚至曾在中國多年並對蔣介石大加吹捧有好感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最近亦在美國鉛鋸城人的《生活》雜志上著文題為：「關於中國的一個警告」，尖銳的指出中國的抗戰不但是一個人民的戰爭，中國軍隊已在弱化，其對敵人的抵抗已很微弱。中國目前並可能墮入親日派之手。作者更直指批評中經此得：「中國的民族意識者比以前更加高壓了，重慶是一個自由普遍一天比一天更少可居的地方，要想自由的人們，都跑到別處去了，而重慶勢力將至一時他將成蔣委員長的家族中。」在軍事方面，賽珍珠指出：中國軍隊及將軍不善作的危險性，他說：「蔣委員長周圍勢力使用的兵不善於戰鬥，兩支人民大軍趨於分裂，中國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內戰的。」紐約的最大日報——紐約時報及紐約論壇報亦揭載長篇評論，批評中國當局之抗戰不力及發動內戰陰謀。紐約時報軍事評論家鮑溫於七月二十日發表論文，猛烈抨擊中國當局對日抗戰不力，鮑氏並主導有五千萬讀者之美國銷行最廣的《讀者文摘》上指摘：「過去二年內，日軍沒有消耗多大兵力即佔領了很大地方，雖然受到中國軍隊的反攻，但均被擊退。為了明瞭重慶的軍事真偽，身在那裡的軍人是很困難的，謠傳廣的公報常常一半是假的，並且報告沒有軍門的公報，或將游擊隊的報門大肆宣傳。」紐約時報又揭載克萊頓、拉西等著之「中國民主黨？」一文，內稱：「中國還沒有民主的政治機構，例如憲法、代議制政府、國會、普選權、多黨政府。」拉西稱：「蔣介石是當時的新貴者，同時在國民黨中法西斯集團不少有兩派。」而且在《論壇》上揭載莫生氏在太平洋半月刊上更明確指出：「現在中國有兩個中心：一個封閉中心，在重

慶；一個民主中心，在延安。」在蘇聯方面中國問題專家名記者羅果夫（前塔斯社重慶分社社長）在莫斯科發表「對於中國政府之批評」的論文，其中對中國之失敗主義者準備投降與企圖後備內部稱：「……中國軍隊的缺點之一是缺乏有效的統一領導及各戰場的配合作戰，內部的摩擦，諸將領間之猜忌，不能不影響軍隊的戰鬥力和紀律。在重慶固然沒有公開主張投降的人，但是這並不是說那裏沒有投降派與失敗主義者。很多投降派與失敗主義者在國民黨中佔據重要位置，他們以他們的消極怠工及有害的政治陰謀，削弱中國的力量，而且在現在成為一個嚴重的危險。」該文繼續謂：「自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後，日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太平洋戰爭，中國的戰爭居於次要地位，這使得在中國軍事及政治領袖當中產生某種自滿，而日本特國主義者即利用此種自滿，來加緊他們的「和平攻勢」。……中國「綏靖主義者」的陰謀活動，幫助了日本的這些計劃，他們挑撥各種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動；……今天用直接的軍事壓力，要求解散中共及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新企圖，已經發生了。」而後該文續謂：「有些國民黨著名領袖反對各種「綏靖主義者」投降派及挑撥者這種陰謀活動，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堅決克服投降派這種會在破壞民族團結及削弱中國對日本侵略者之抵抗的活動。」

與此相反，敵寇同盟社最近却對國民黨之消極抗戰政策及「中國之命運」一書大加讚揚，（見前）而國民黨當局對邦國之至誠之評言，竟惱羞成怒，大肆咆哮，張道藩、章顯光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大屬於前，下令所屬報紙攻擊之於後。而對日寇之捧場，竟然一字答覆，似欣然有喜色者。據此，重慶當局不僅對內對外政策決無改弦更張之意，反之，對日抗戰將愈趨消極，對內高壓更愈示愈兇，對同盟國將更離心離德，而重慶與東京間之關係日趨微妙，此種趨勢，我全國人民及盟邦人士亟應密切注意！

